

悲喜之間

馬漢林 主編
林華 主編

星洲維明公司出版

悲喜之間

蘇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來文學館

悲喜之間

馬漢主編
林華等著

星洲維明公司出版

目錄

暗戀.....	村生.....	一
執迷不悟的人.....	村生.....	一六
悲喜之間.....	林華.....	二七
失蹤的少女.....	林華.....	三八
淡淡的故事.....	林華.....	四八
橡樹落葉的時候.....	梁誌慶.....	六三
遲到的春天.....	梁誌慶.....	七三
小生命的悲哀.....	梁誌慶.....	八三
弟弟.....	集文.....	九一
麗姊姊.....	集文.....	九一
早春.....	馬漢.....	一〇八
如此教師.....	高翔.....	一二二
親情.....	于青.....	一五〇
人心.....	麗碑.....	一五九

悲喜之間

編號 W 1022

編著者 馬林 漢華 主筆 編著
 出版者 星洲維明公司
 星洲歌里門街五號
 電話：三二七五
 電報掛號：“WENPROS”
 印刷者 藝美印刷廠
 香港英皇道三六六號
 電話：七〇〇九五二

一九六二年三月初版

定價叻幣一元八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暗戀

村生

從學校運動回來，我趕緊沖涼用餐，想趕着去麗士戲院看七點半場的電影。

今晚放映李××主演的「黑夜槍聲」，又遇上星期日，買票的人顯得非常擁擠。當我正想擠進去買票的時候，我看見了她——奇怪，我一提起她的名字就有點難為情，她叫方素娟。她是一個小女孩子，大概是她妹妹吧，往特別位票房走去，不知怎的，我竟抽身擠出人堆，不買二號位的票子了。

我不敢讓她發現，我很害怕她那雙靈亮的眼珠子。等她買好了票，看着她拖着我所熟悉的兩條辮子，拉着那個小女孩子進入戲院後，我神情緊張的走向特別位票房。我向票房裏的年輕女郎說：

「請問剛才那個女孩子買那一個位子？」

「那一個？」她用詢問的眼光盯着我。

「才買過的那一個，」我說，聲音很不自然，「就是有兩條辮子的那個！」我再偏

促的補充一句。

「N十五號，」她回答我，並且調皮的問：「她是你的女朋友？」

「哦，哦，」我發覺臉上一陣熱辣辣的，一時竟不知怎樣回答她才好。等我極力鎮定了那一股不安的情緒之後，我才吞吞吐吐的說：「他是我的同學。——請你拿一張M十五號的票子給我。」

我接過票子時，售票女郎還眨着眼向我微笑；我相信她沒有半點惡意，但也使我難堪極了。

踏進戲院，我的心志怎的跳個不停，我雖然極力地壓抑着，可是它越發跳得厲害了。我屏着氣，假裝着在找我的位子，慢慢的走近她。呵，她把頭轉過來了，我立刻把臉偏向一邊，不讓我們的目光接觸，因為我就害怕和她的眼光遇上，這往往會使我臉紅的。我暗暗地用眼角瞟着她，幸好她不再看我了。我等她把頭掉回去，才迅速的走到我的座位前，想悄悄的坐下去，那知她看到了我，我們的目光一接觸到，就像電流通過我的全身，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而我相信我的臉孔已經像喝醉酒的人一樣紅了。

「村生，自己一個人來嗎？」還是她先向我打交過。

「嗯，嗯！是的；是的！」我竟像患口吃病般的回答她。

「為什麼不找個朋友一道看呢？」她大概奇怪我的朋友很多，為什麼單獨來看，所以這樣問我。

「朋友？……」我忽然敏感起來，「我從來就沒有……。」

我頓時感到難為情，把下半截話咽住，她却安詳地微笑着，意味深長的望着我。

「……」我一急，什麼話都說不上來，只是呆望着她，我的兩隻耳根却一陣一陣的在燃燒着。

這時，電影院裏的燈光全熄了，這才把我的尷尬表情解除。

廣告片和預告片子都先後放映了，但我的腦海裏像有幾萬軍隊在衝鋒陷陣似的，紛亂得不知剛才放映過些什麼。最後，正片開始了，我望着一閃一閃的銀幕和銀幕上的人物在走動着，可是始終不知道他們在忙些什麼。電風扇在揮動着，我可以嗅到一陣陣的髮香——我敢確定是從她那兒傳送過來的！呵，這髮香使我產生了許多幻想，把我的腦袋子更弄得昏眩，我簡直沒法子聽出銀幕裏的人物在談着些什麼了。……

終於，戲散場了，戲院裏的燈光又亮起來，我很快的站起身，擠在人羣後面，想趕快離開。因為，我此刻竟害怕跟她一起走出去，我害怕碰見我所認識的人；雖然我心裏

是萬二分的喜歡和她在一塊。

擠出戲院，我總算鬆了一口氣。踏着單車回家，我心裏有說不出來的高興，我知道我今晚一定會有許多甜蜜的美夢的。

二

第二天，我起得特別早。我用過了早點後，手裏捧着一大疊課本，準備等巴士車上學。

我們通常是四五個同學在一起等巴士車的，今天我是第一個到達停車站的人。我看錶，才七點五分鐘，難怪他們還沒有來。

坐在停車站裏，我覺得很無聊，便隨便翻開一本由圖書館借來的古典小說「好述傳」看看。我想起了小說中的主人公冰心，還有……我還想往下想，忽然我看見了她，她從對面一條馬路走來；是的，她是向我這邊走過來的，我該怎麼辦呢？平日，我是巴不得每天見到她的，而此刻，我忽然有一個奇怪的念頭：我希望她不要再走向我這邊來！

可是，她還是慢慢走過了一個彎子，走來了。哦，我真緊張得厲害，心房在劇烈地

跳動着。她已經走近停車站來了，我卻木然的呆望着她走過來。……

「你在等巴士嗎？」她微笑着說。

「哦！是的，是的！」一股不安的情緒又襲上我的心頭，我只是這樣的回答她。

「我的腳車今早出了毛病，所以才改乘巴士的。」她說。

「可以，可以，」我回答。——哦，我怎麼這樣胡塗，答上這句不對題的話！我真想括自己兩記耳光！

「今天怎麼一個人呢？」她沒有笑話我，繼續問，眼睛望着我。我感到周身不自在，連忙避過了她的視線，笨拙地回答說：

「因為很早，他們還沒來。」

接着，我們彼此沉默了一陣子。她好像想找尋話題似的沉思着。果然，她問我：

「村生，你覺得昨晚的戲怎樣？」

糟糕了，我心裏想，我昨晚根本不曉得戲裏在演着些什麼。我努力地壓制着心裏的慌亂，想了好一陣子，才含糊地回答她：

「很好，很好，演得很好！」

「是的，戲是很不錯的，只可惜『抄襲』了外國片的幾個鏡頭！」她說。

「喂，就是這點不好了，」我隨着附和。其實，天曉得我那裏知道她所指的是什麼！

「村生，今天這麼早！」

正當我在感到難於應付的當兒，老李來了。他向我招呼：「我一聽就知道是他的聲音。我和她停止了談話。我說：

「是的，老李，他們怎麼還沒來呢？」

「不知道，也許時間比較早吧！」老李說。他的眼光却注視着她；她微笑着。我只得給他們介紹：「這位是方——方素娟同學，」我用一種顫動的音調說出她的名字。

——「這位是李大通同學。」

她們領首微笑。巴士車也在這時來了，我們一起上車；老張他們也趕着跑來，喊停了巴士，他們便都跟着上來。

車上擠滿了許多同學，我好容易才找到一個朋友騰出來的位子；可是，我發現她卻找不到位子坐，站在那兒。她一手拿着書本，一手攥住前面座位背上的鐵棍子，當巴士車煞停時，她總是站不穩；有幾次還差點把書本給掉落了。我好幾次很衝動的想喊她，把我的位子讓給她，可是，當我想啓口的時候，我便想起了車上的同學，他們會不會笑

我呢？想到這點，我便把想喊出口的話止住了。而她還是可憐地站在那裏。

車子忽然很快的煞住，哦，我看到她往前一衝，又往後倒回來，碰的一聲，書本全掉落在車上了。這時，我不知那來的勇氣，擠過去拉住她的手，說：

「不要緊吧，我幫你拾起書本？」

她的眼睛閃爍着燦爛的光，深切的望着我，臉上却泛起了一陣紅暈。——哦，我這下子才記起我還拉着她的手，許多同學在望着我，我的臉立刻像被火燒着似的。我很快的放開拉着她的手，俯下身去幫她把書本撿起來。

當我把書本還給她時，她似乎很羞澀的給我一個淺淺的微笑。這在我已經感到無比的滿足了。

車在學校門口停住，同學們都按照先後下車，我也跟着大家下來。下車後，我心裏忽然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我像怕被人家發現我的秘密似的，低着頭很快的走向課室去。而一個微細而動聽的聲音却在我的背後響了：

「謝謝你，村生！」

是她，她還在微笑着，她向我道謝！我回過頭說聲：「不要客氣！」便加快了腳步，直向課室走去。

啊，我心裏真有說不出來的高興。

三

第一節課是華文，劉先生說過要舉行一次測驗，同學們都心緒緊張地捧着課本埋頭苦讀。我這時的情緒很不安定，雖然我手裏也捧着一本書，可是什麼也看不下去。

「謝謝你，村生！」

是她的聲音，她的聲音在我的耳際縈繞着。哦，我又想起了她那羞澀的微笑，她那張緋紅的臉兒實在太可愛了！

我情不自禁地用眼角瞟向左邊窗口那個座位。天哪！她正在望着我，我的臉孔立刻又漲紅了。我祈禱着其他同學沒有注意到我，不然，那些捉狹鬼又要說得我惴惴不安了。

劉先生終於帶着試卷來了。他說：「今天我們想舉行一次『榮譽測驗』，我不在這裏監考，你們也請自己尊重，不要作弊；答完了自己把答卷放在桌子上，我等下子才來。」

他把卷子發完，便離開課室。我們都覺得這種測驗方法很新奇，拿到了卷子，大家都各顧各的埋頭解答。這次的試題還算不很困難，我答完時還剩下十五分鐘的時間。我把頭轉向左邊，她還在用神的做着；她寫字的姿態是那樣的美好，我心裏在讚嘆着，情不自禁的多看了她幾眼。

左邊幾個「霸王」在「通電報」，我本能的望着他們；他們之中的老黃發覺我在看她，便通知其他的幾個，他們都不懷好意的向我扮了一個鬼臉，我不理睬他們。

我想，既然是「榮譽測驗」，我已經答完試卷，剩下的一點時間，拿來看其他的書大概不會有什麼不對，所以便把那本未看完的「好速傳」拿出來翻着，想消應這剩下的一些時間。

我在翻着的當子，劉先生已經走進課室了。同學大多數都交上卷子，剩下的幾個未答完的同學，都在慌亂地趕着。不多時，便全都完卷了。

「這一次的『榮譽測驗』，」劉先生說：「我想大家都很自愛，不會有什麼作弊的行為的！」

他稍停片刻，眼光炯炯的掃視着我們，我們都不出聲。

「哼，沒有！……」正當此時，我右邊不遠的地方傳來一聲微小的聲音。劉先生顯然已經注意到是誰發出來的了，他問：

「伏榮，你說誰偷看是嗎？」

他站了起來，注視着我，不答話。劉先生忍不住了，他問：「是村生？」

我心中一陣憤懣，可沒發作出來。他點點頭，應一聲，「是的，他拿書出來！」

同學們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一個人身上，尤其是她，她也在注意着我。我感到一陣陣的憤怒與不安。我不等劉先生往下說，毅然地站起來。

「劉先生，」我說，「我很早便繳卷了，請您不要聽信他的話！……」我本來想把他們的醜事揭發出來，可是又忍住了。

「嗯，我相信你，」劉先生說。我正在慶幸時，老黃却兀的站起來說：

「劉先生，我也看到他拿書出來！」

「哦，你也看到？」劉先生一邊問，一邊用詢問的眼光望着我。

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蟥，漲紅着臉，頓時竟慌亂得找不出一句回答他們的話。

「村生，我真不相信你會做出這樣的不自愛的事情！」劉先生的聲音響在我的耳邊。

「不要臉，你看！」另一個聲音。

「想不到好學生也會作弊！」

「……」

「我沒有，我沒有，我真的沒有！」最後我幾乎在喊叫了：「劉先生，您可以問問其他的同學！……」

全班突然沉靜下來。許多同學都面面相覷，半分鐘過去，可是沒有人敢站起來說話。劉先生終於開口，他說：

「村生，假如你真的作弊的話，我希望你以後能改過；如果沒有，那當然是最好的。」

我強忍住就要迸出來的眼淚，痛苦得說不出話來。其他同學有的幸災樂禍的談論着，有的却對我表示同情。

「劉先生，」一個熟悉的聲音響了，我看到她已經站在座位前，她說：「我可以證明村生沒有偷看。他很早便做完了。他剛才看的那本書是『本古典小說』好迷傳，」我看得很清楚。」

她的聲調肯定而激動，同學們在靜聽着。我真不曉得要怎樣感謝她才好，她竟自動的替我辯白。

「嗯，」劉先生摸着他的下巴，問我：「村生，是嗎？」

我點點頭。

「那麼，他們怎麼會說你呢？」

我正想起來回答，她却搶先說了。

「劉先生，」她說，「剛才他們幾個人偷看，村生注意到他們，所以大概是他們想出來的報復手段吧！」

「是的，他們剛才『通電報』！」許多同學都不約而同的喊着。

老黃他們啞口無言，只是低着頭，顯得非常狼狽。

「這件事情現在完全弄清楚了」劉先生提高嗓子，作一個結論：「村生是無辜的！至於其他幾位同學的做法却非常不好，不過我不想處罰他們。」說到這裏，他面向着老黃他們，用比較柔和的語調說：「我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再嫁禍於人，好好的改過吧！」我心底裏一陣高興，偏過頭去，用感激的眼光望着她，她正望着我，我發覺她的嘴角掛着一絲善良的微笑。

四

下午，我們班上的足球隊決定和高二甲班在學校球場舉行一次友誼賽，我被選為右

翼。

四點半鐘，我便到達學校，時間尚早，所以我便獨自到食堂去。

她也在那兒，也是單獨一個人。我竟有些見不好意思。每逢我碰見她，總有這種感覺的。我躊躇了好一會，才毅然的走進去。她一定看到我的，我心裏知道；不過我却裝着沒有發現她，逕走向左邊的一張桌子去。

「村生！」我背後送來輕輕的一聲。

「哦，」我回過頭去，不知何故，我看着她，腳也跟着轉過來，自動的向她那邊走去。

「這麼驕傲，」她說。

「哦，不是的，不是的，」我說，「我沒有看到你！」

「是怕和我在一起喝水嗎？」

「不是的，不是的，你不要誤會，」我啾啾的說，臉孔紅得像公雞一樣。

她安詳的微笑著，我也跟着她微笑。

我要了一瓶「百事可樂」，問她還要點什麼，她搖頭。

「早上多虧你代我辯白，真是太謝謝你了！」我說。

「沒什麼，」她說。「他們太無理了。」

我忽然想起她為什麼到學校，便問她：「今天下午，女生有上什麼課嗎？」

「沒有呀，」她答得很爽朗。「今天不是有場足球比賽嗎？」

「你是來看球賽的？」我問。

她點點頭。我真奇怪，她平時對足球賽是最不感興趣的，今天為什麼會來看？難道……？我想到這裏，心裏不禁飄飄然。

我們（愛，我連提到我們都會有點不自在。）離開食堂不久，球賽便開始了。

我看到她站在場外的觀眾中，精神為之一振，滿場的飛躍着；我當時的習慣，一定給友隊一個很大的威脅，因為他們後來常常用兩個後衛來阻撓我。

在上半場將近休息的時候，我得到一個大好機會，單騎直入，一舉即，皮球便滾進網裏了。四周的掌聲很大；她，她也在興奮的鼓着掌，我多麼高興！我的心花在怒放。下半場開始不久，她在人堆裏消失了，我張望着四周，都沒有她的影子。是不是回去了？或者……？我已經不再像剛才那樣生龍活虎了，我的心緒很不安寧，她到那兒去了呢？

球賽完畢，我騎着腳車，往海濱踏去。我不想馬上回去吃飯，我必須到海邊看一下

自然的景色，然後才回家，因為我心裏煩，像有什麼心事似的。

我沿着海邊踏着，踏着……啊，她在那兒，我發現了，是她，她和一個男孩子！

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當我再踏近一看，是她，一點也不差，她和一個男孩子！「村生，球賽完了，」她向我打招呼，「誰勝？」

「我們勝一個球，」我回答，笑得很勉強。我真不願意再和她談下去，我用力一踏，連「再見」也沒說，便離開了。

我心裏激動得很，我真恨不得一掌把那個傢伙撲死。我極力的壓制着心中的憤恨；我覺得我真不該那樣子做。其實，她愛離跟我有什麼關係呢？我想用這話來安慰自己，可是我始終不能夠平息心中那份憤懣的情緒。……

最後，我假設那個男孩子是在外被的一個親戚，或者朋友，來這裏渡假，她只是帶他玩而已。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當這個意念產生後，我心中那股憤怒的情緒便消除許多！

晚上，我躺在牀上，想着她：她的微笑，她的談吐，她寫字的姿態……呵，她是一個男孩子！是她的朋友？愛人？親戚？……我真不敢往下想了。我只祈望着上帝，把以後的故事編成一齣動人的喜劇。……

執迷不悟的人

村 生

中午，我教完書回家；在離門口四五丈遠的地方，就聽到木孀的聲音了。

「木孀，可是昨晚又夢見什麼好字了？」我一踏進門檻，就向她半開玩笑的說。

「啊，先生（她一向喜歡這樣叫我。）這期祇差一個字就中了！我把八字猜成六字，只少一個小鈎，可惜極了！」木孀經我一問，竟認真起來，向我滔滔不絕，又說下去：「阿雲可直有本事，全猜得對！只是我的運氣不好，沒福氣領受那筆銀！……」

「木孀，我看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我怕她說下去，趕快接着說。

「我實在也不想再玩了。——不過，那要等我中它一次千兒八百以後再說。」

她回答了我的話後，就往廚房走去。我却到房裏換衣服。在房裏，我又聽到她和母親在談話。

「我說，×孀，昨晚那個夢可真好，」她說；忽然喊着我那個十二歲大的姪女，「阿雲，你再給我猜一個好字吧！將來中了頭彩，一定好好的答謝你的！」

「我不會猜！」阿雲低着頭，羞澀的玩弄着她的小辮子。

「你看你，替阿孀再猜一次就說不會，——上次你可猜得沒錯兒呀！」

「我不懂啦，」阿雲說完，一溜煙跑掉。木孀望着她，氣得那個凸出的嘴，顯得更難看了。

「又有什麼好夢呢！」我說，「阿雲上次是隨便說說的，並非真的會猜什麼字呀！假如你願意的話，我就替你猜一次！」

「真是謝天謝地，我就是不敢向你開口哩！你們做先生的，一定一猜便中！」她高興得像已經真的中了頭獎，忘形的比手畫腳。

接着，她告訴我她昨晚夢見一個人從門口走進來，還牽着頭黑狗。要我猜四個號碼。

說實在的，對於這些，我完全外行。不過，我想了陣子，還是煞有介事的輕着腦袋，說：

「這個夢，只有一個人是一；人有兩條腿，應該是二，」我故意稍停一下，又想了想，才說，「狗也是一隻，又是一了；而狗却有四條腿，所以是四，——「二一四。」

「好極了，好極了，真是好字！我想這回不中它千兒八百，也該可以中三五百了！」木孀如獲異寶，我剛說完，她便大聲的喊將起來。

「可是，木燭，」我說，「假如不中，你可不能怪我的！」

「唉！你怎麼開這樣的壞彩頭呢！我絕不會怪你的！」

於是，她要我把四個號碼抄下來；然後她向我道了幾個謝，才告辭回去。

此後，我好幾天不見木燭的面。可是在禮拜六那天下午，我又在家裏和她碰頭了。

「先生，」她一見我便說：「說來可倒霉透啦！上次你給我猜的字，真的開啦；而且連頭獎號碼呢！」

「那麼你是中了，」我看着她滑稽表情，帶着笑說：「什麼時候請我吃大餐呢？」

「我還沒講完呢，」她搶着接下去，「那天你猜的號碼是一二一四，開的却是一二二四——你看我這人多糊塗，忘了告訴你那條到有身孕的！難怪它把一字開成二，唉——真是——」

那次替她猜字，我完全是抱着一種「行善」的心理，滿以為隨便說個號碼騙騙她。等她不中時，再向她解釋，使她能及時醒悟過來。那裏知道現在可令我感到棘手了。因為她竟以為我真的會猜什麼號碼！最後，我只好向她坦白的說：

「我說木燭，上次我只是給你隨便瞎猜的；我根本什麼都不懂呀！」

「哦，先生，我可不是怪你來的！我只是想自己命運不好——」

我不等她說完，搶着解釋，「我知道，你不是來怪我的。不過，我可害了你呀！我不該……」

「你看你又說了，」她也搶白着，「你幾時害過我呀！那完全是我自己想買的，與別人無關；便差些兒使我變成小富翁，那倒是真的哩！」

我還能說些什麼呢？所以只好沉默。可是，她還是不想停止，又喋喋不休往下說：

「先生，我昨兒又有一個好夢，」我只是「嗯」的一聲。她又接下去，「我夢見一張床，上面睡着四個人；兩個是小孩。後來，從床底下又鑽出一個人頭來。先生，你給我猜猜，是什麼號碼呢？」

「我實在不知道呀，」我有點不耐煩。剛好這時二哥從外面回來，我說：

「老二，你給木燭猜吧！因為你比我更有經驗！」

「「經驗」？我現在可洗手不玩了！」老二說得堅決有力。

「怎麼？你不再買了？是為什麼呢？」

木燭聽完二哥的話，露出驚奇的目光，連問了幾句。

「你想知道嗎？我可以……」

「你們談些什麼呀？這麼有味兒！」

二哥的話沒說完，阿牛嫂已從門外走進來。她一邊說着，算是打招呼。

「哦，是你呀，」木鐸搶先着說；她像在表演戲的，「阿牛嫂，我可真沒福氣哩！」

這次只差了一個號碼。短命的把一字開成二；否則可是頭獎的呢！——阿牛嫂，你可有什麼真字嗎？我們再合夥買一次。上次我們可險些兒中啦！」

「我可不想買了！」阿牛嫂淡淡的說。

「怎麼啦？剛才元哥才說不想再買，現在你又來了！是為什麼呀！」

木鐸顯然有些驚異，也有些失望。她兩眼直望着阿牛嫂，希望她能說出理由來。

「不是我說你，木鐸，」阿牛嫂開口說，「你也該停止了！你可想想，到現在已輸掉不少錢了呀！」

木鐸聽完這話，滿臉不高興。不過經牛嫂這麼一提，她倒在心中暗暗的計算着。

「你中過幾次了，木鐸？」我看着她得出神，問她說。

我的問話又引起她的興趣，她高興的回答說：

「我可中過好多次了！——不過最多一次才一百元！」

「那麼你一共輸去多少呢？」

她怔了怔，想了想想，才低聲的說：「大約有五六百吧！」

五六百塊錢！這個數目在她來說可是相當大的。因為她知道她幫人家做工，每月頂多二三十元。我不禁吐了一下舌頭。

稍停，我又問她：

「那麼，你不心痛？」

「唉！」她長長的嘆口氣，說：「你不會知道的！當初我也像其他的人一樣，只貪着玩。可是如今錢是輸去了，可也不能不拿回來呀！」

「你有把握嗎？」我表示懷疑。

她先搖搖頭，然後對着我，「所以我常常要請人家給我猜字！」

我忽然想到近來的神廟如雨後春筍，多少和這個有關，於是又問她：

「你為什麼不去問神求鬼呢？」

「神？」她露出輕度的態度，真令我不解。一會，她說：「神也有騙人的呀！」

我真想不到她也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我知道其中必有原因，正想開口問她，她却接着說：

「我問過了十幾處的神，牠們都出了些真字給我；說什麼一期不中，再接着下去，

守到中了爲止。我都照做。可是每次都白守好幾期，錢都輸光，還沒中過半次！」

我想，她也許有些覺悟，便乘機說：

「木鐸，我看還是不賭的好；神是騙人的東西；萬字票也是有輸無贏；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她似乎也覺得我的話有些道理。想過陣子，對我點着頭。

她走後，我心裏暗忖：木鐸這回也許會醒悟了。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我又有一個禮拜沒見過木鐸。有一天，我正和二哥談起她的時候，她來了。

「先生，這回可給我買中啦！」她容光煥發，我以爲她真的中了千兒八百；不想她又說了：

「我照着上次的字，再買一次，總算中了五十元！真是謝謝你！」

我不知說些什麼好。末了，我對她說：

「木鐸，你不必謝我，這是你的福氣。——我以後絕對不再跟任何人猜什麼鬼字了！」

「先生，我可沒說過你半句壞話呀！」她以爲我在生她的氣，忙說。

我不再回答她；她也跟着沉默下來。於是她走去廚房。不久，我又聽到她的聲音了。

「阿媽，你可聽我說：那個「卜琴卦」的你大概也見過，就是那個東西……」

「怎麼了？」母親見她氣得連說話都有些困難，低聲的說。

「你是知道的，那個喪鬼！他給我出個真字，要我買到中了爲止。我可買過五期啦！昨晚碰上他，他却說我沒福氣，真不要臉！沒福氣怎麼買中呢！」

「也許你就會走老運哩！」母親說。木鐸這回可笑得把滿嘴的牙齒都露出外面。我却在搖着頭，覺得她可笑又可憐。

此後，木鐸又有十幾天沒上過我家。我也全不知道她的事情。不過，聽別人說，她把那回贏得的五十元，求神問鬼，買真字，又全部輸回去了。

一天，她又來我家。這回是沒精打采，低垂着頭走進來。

「怎麼啦？可是運氣不好？」我一見到她，就問。

「倒霉死了，錢又給拿回去，一絲不存！」她說。

「我早說過：這種玩意兒有輸無贏，你却不信。現在可後悔了！」

「唉！」她長嘆一聲，往日那張喋喋不休的嘴，此時竟變得連話都不會說。

「二哥看到他那副神情，覺得可笑。他說：『木燭，還是跟我一樣，乾脆戒掉吧！』
「唉！」她又嘆口氣，像自言自語的說：『總不能白輸的，我還是要等着拿回來！』

「那麼你還想要真字，是嗎？」二哥說。

「真字？什麼真字？」木燭聽二哥一說，精神爲之一振，忙問道：『可靈吧？』

「你先聽完我的故事再說！」

於是，二哥開始講他的故事，他說：

「那天夜裏，我們五個人，包括一個馬來人。把預備好的東西：香燭銀紙、青竹、紅絲線、香蕉蘋果等，都裝上車子，出發到郊外的墳場去。——你當然知道我們要做什么的！」

「天很黑，我們來到一座墳墓的前邊，把所有的東西取出來。然後我們便開始工作了。有些人把青竹繞着墓地，插成一個圈子，再把紅絲線綁在每根青竹的頭端，然後連結起來。有些人却把祭鬼的東西放在墓碑前，動手燒香拜起來。

「那個馬來人口中吟唸有詞，拿着香把向墓碑叩過幾個頭，才退回來。我們却緊緊的拉着手；我發覺大家的手都是冰冷的！」

「後來，我們把銀紙燒起，前後左右的墳地，被火光照着，隱隱約約。

「馬來人拿着一根青竹，用力往墓前的泥土裏一插，再用一塊石頭把它釘下去。

「我們的心就要從口裏跳出來了！因爲現在我們所『請』的鬼，就該出來了！」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我們緊張、恐懼的等過幾分鐘，一切還是和先前一樣。大家這才放心的睜開眼，鬆了口氣。

「接着，我們再試了好幾次，都失敗了！」

「最後，」二哥結束他的故事，說：『我們把所有的祭品都吃光，一個真字也求不到！』

「爲什麼『請』不出鬼來呢？」木燭聽得入神，像小孩般的問。

「全都是假的。神啦，鬼啦，相命先生啦，都和萬字票一樣，只欺那些無知的人！」我說。

木燭呆呆的聽着我的話。然後她點點頭，似從夢中醒悟過來。我聽到她在說：「他們都是騙人的東西，我以後……」

我想她要說：「我以後不再玩了」誰知她沒往下說。在她離開時，我再勸她一次，我說：「木燭，回去想想吧，不要聽了！」

她又點着頭回去了。

從這天後，木蟻有幾個月沒踏上我家。我想她大概和萬字票解了緣，才不來找我給她猜字。心裏頗覺高興。可是，一個星期日的下午，阿牛嫂却跑來告訴我：

「木蟻昨兒又中二十五元了！」

對於這樣一個執迷不悟的人，我能說些什麼呢！

悲喜之間

林 華

天亮了。

窗外的椰樹上有喜鵲在歌唱。遠處不斷傳來「油炸鬼，豬腸粉」等的叫賣聲，那些聲音都尖長得近於悲哀。

陽光雖然還不能把這個籠較小屋裏所有的黑暗驅除，但由屋頂上的惡蒼洞透過來的幾道光線，却強烈地射在床上那正睡着的可徒文福——一個將近四十歲的中年人的身上。他也許是被照射得不耐煩了，於是翻過身體，索性把頭縮進被窩裏去。——這時可真像一隻受了撩弄的刺蝟。但萬沒想到，這一翻身竟招到他那正在火爐邊忙着的妻子的不滿。

「我看好起身了吧。」這聲音頗帶些警告的意味。

但他却像不會聽見似的，一動也不動。誰料這時那剛滿過歲的小女兒（明嬌）手上的麵包，被隣居的公雞啄了去，正倒在地上擗手踢腳地大哭。這一來，文福可再也無法

安眠，他於是憤憤地掀開了被蓋，一坐坐在床沿。

他揉揉惺忪的眼睛，發現那最大的兒子司徒明吉，這時還依在門邊沒有上學去，並且像是剛哭過，這使他不得不發起脾氣。他暴躁地喝道：

「明吉，你怎麼還不上學去？」

「我，我不敢去。」明吉很委曲地嘟着嘴兒說，眼睛却不敢望向爸爸。

司徒文福這已明白一切，他走到桌邊，從明吉書包裏取出紙和鉛筆寫道：

三年甲級任先生台鑒：本人刻下為失業所困，一家數口，度日艱難，小兒

明吉之本月份學費請寄暫延數日為盼。此請教安！弟司徒文福×月×日。

寫完之後，念了念便交給明吉：

「你拿這張紙去給先生就行。」

明吉接過紙，提起書包，一邊走出門去，一邊凝望着紙上的字，臉上有種莫名其妙的神情。

文福望着兒子的背影，不禁長歎了一聲。接着便燃起一根「落咯草」，猛力地抽上一口，眼睛望着門外，把頭直呼出來，像企圖呼出胸中所有的悶氣。

「家裏還有多少錢贖？」他向着坐在門欄上給小女兒釐牛奶的妻子望去。

「兩塊八十錢。」但時又補充道：「牛奶快要完了，明媽（小女兒）的牛奶只剩下兩塊。」

文福沒有開口，把「落咯草」一扔扔出門外，洗臉去了。

他洗了臉，喝了咖啡，換上一套半新不舊的衣服。

「錢拿來。」梳頭髮時，他對妻子說。

「給你？」

「嗯。」

「你要錢做什麼？」

「當然有用途。」

「那全家人不用吃飯啦？」

「擔保不會餓到你們就是。」

做妻子的記先猶豫着，後來想到這也許有助於他找職業，於是便給了他兩塊錢。……

二

司徒文福在咖啡店裏已經整整坐了兩個鐘頭。他一邊看看報紙，一邊留意着門外可

有熟人經過，——這樣做法，是希望能碰到一些過去自己曾拜託他們代找職業的朋友。然而，他失望了。

他本也想去拜訪拜訪朋友，但又覺得不大妥當，因為一個失業的人去拜訪人家，總要令人提心吊膽的。譬如前兩個星期，他不是曾經到那姓江的老朋友家裏去嗎？當他一踏進門檻，便聽到姓江的老婆連聲叫苦。這難道還不是恐怕自己向他們開口借錢？

這時門口忽然有個熟人走來，那是文福曾經幫忙過他的老王，看看他就要跨進這咖啡店門檻。文福便站起身來，迎著笑臉叫道：

「啊！老王。」

不料經這一叫，對方竟頭也不抬一下，便匆匆從門的右邊走開去了。這也許是無意，但這樣樣却令文福覺得可笑。他搖了搖頭，又繼續坐下看報紙。

廣告欄他已全看過，只見賀詞輾詞一大堆，却見不到一則徵求工人職員的文字。

現在他又攤開地方新聞版，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一些像片，原來是某某開人的第×公子新婚之喜。那些像片有的是新婚夫婦的倩影；有的是名流致詞的鏡頭；也有婚禮進行的場面……。

當咖啡店裏的鐘響了十一聲的時候，文福又站起來，伸個懶腰，打個呵欠。付了

咖啡的錢便走出門來。

炎熱的陽光，照得司徒文福緊鎖眉頭。他想起今早出來溜了半天，一點成績也沒有，就這樣回去，頗覺得不大願意。伸手去摸一摸袋裏的錢，正想買些什麼。

「喂！文福。」忽然有人在叫他。

抬頭一看，原來是鄰居的大頭李，他便順口問他上什麼地方去。

「買字。」大頭李走近來低聲說。

「買什麼字？」

「三一八，是大聖誕出的。你要買趁早，聽說已經好幾家不敢收這個字了。」大頭李很神祕地說完便匆匆地走了。

文福想起自己賺了好幾年的千字，從來就不曾中過，老早發誓不賭，現在難得大頭的這些話，不禁心裏癢癢，便朝向大胖陳那兒走去。

說起了專收千字的大胖陳，本地人有誰不曉得他。自從千字票盛行以來，他的確贏了不少錢，只是終日吹吹噓噓，從未做過正當的事。

文福到了大胖陳那兒，把袋子裏的一塊九角錢全押了個「三一八」之後便回家。

文福回到家裏，正是午餐時候，他一邊吃，一邊調笑明錦，妻子見他那種興奮的樣

子，便撇嘴道：「怎麼樣，是不是有了頭緒？」

文福搖搖頭。

「我還以為是找到了工作，這麼高興。」

「找到了工作有什麼值得高興，中了千字票才是值得高興呢。」文福有意無意地

說。

「什麼？你又買了千字票？」妻子吃驚地問。

文福點點頭。

「你這人真不知死活。」妻子埋怨着。

這時明吉已放學回來，他很高興地告訴爸媽，說先生已替他交了本月份的學費。

「……先生還要替我申請免費呢，他說要是申請得到的話，以後便永遠不必交學費。」他一邊脫衣，一邊興奮地說着。

三

看看已經是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文福坐在桌上還未開飯，便悄悄地抱了明嬌一起走到附近的咖啡店去打聽消息。他剛進到店門口，便聽到裏邊有人在吵鬧着。

「他媽的，早上我本要買的，那鳥龜王八蛋就偏偏不敬。」

「這回東家還不倒霉？」

「聽明的當然不倒霉，那些偏跟大笨蛋作對的才倒霉呢。」這些都是大聖爺的虔誠

信徒。

「聽說大胖陳手裏就給中了一百多塊錢呢。」有人在慶幸：「哈哈！看他今晚還會設宴請客？」

文福這時已經走到那影人旁邊。

「到底開了什麼字？」他忍不住開口問。

「三一八，還說什麼字。」那大款倒霉的愛理不理地回答。

「什麼？你再說一次。」文福睜大眼睛。

「三一八，你也中啦？」咖啡店老闆開心地問。

「嘿嘿！中了一點點。」說着，文福抱着明嬌飛也似地跑回家來。

「中了，三一八。」一跨進門便顫着聲音告訴妻子。

「什麼？真的中了？」妻子把正要拿起的飯鍋放回火爐上去，趕快跑到文福的面前。

「中了一塊九角。」文福把明媽遞給妻子，走到香爐邊，伸手摸出今早買的字根給妻子看。

「都！三一八，一塊九角錢。」

妻子忙搶過字根看了看，也許是覺得文福聽來的消息不大可靠，便捏着那字根，三步作兩步跑到鄰居阿發姨家裏去，一連問了好幾個人，證明的確無誤之後，才又匆匆地跑回家去，從她臉上那不缺定的情緒表現，可以看出她內心高興的程度，「想不到，想不到我們也會有這麼一天。」她喃喃自語。

當地到了家裏，便看見那飯鍋在不斷地冒出黑煙來，並且有一股強烈的味道穿進她的鼻孔，她忙跑過去打開飯鍋，這才發現了鍋裏的飯已經焦了大半。但她毫不在乎，她把飯鍋取下來放在地上之後，便趕到常常光顧那間雜貨店裏除買了米和幾罐罐頭食品，那老板起先不肯，後來知道她們已中了千字，當然允了她。

這晚，他們有一頓豐富的晚餐。

「爸爸，你這回可要買阿忠他們那種小飛機給我啦。」飯後，那第二的兒子明理抱着文福的膝蓋說。

「要十架也可以買給你。」他拍拍他的小肩膀，又向着大兒子明吉：

「噢！對了，明吉，你明天可不要忘記告訴你的先生，說我們不必免學費了，知道嗎？」

「噢。」明吉點點頭。

「你那雙破皮鞋這回可換上雙新的了。」他妻子這個月來變得脾氣很壞，今晚居然也對他體貼起來。

「妳也該做幾套新衣服。」文福還口說，他覺得他也該關心她。

這一晚，除了明媽外，他們可沒有好好的睡覺。

四

天亮了。

窗外椰樹上依然有喜鵲在歌唱，但聲音比往常悅耳得多，遠處依舊傳來小販們的叫賣聲，而司徒文福這時已洗盡完畢，換上昨天那套半新不舊的衣服，輕鬆地步出門去。他先到咖啡店裏看了報紙，作最後一次證明他的確已經中了，之後，他便朝着大胖陳那兒走去。

一路上和他道喜的人可處不少。

大胖陳家裏的門開着；他一進門便瞥見大胖陳仰臥在躺椅上抽着「雪茄」。

「你早！」文福陪着笑臉上前去道早。

「嗯，」大胖陳悠然地吸口煙，停了一會兒：

「你也中了？」

「嘿！是，不多，只一塊九角錢。」文福依舊呈着笑臉：「不過這還是第一次中呢。」

沉默了一會。

「一塊九角錢，賭起來可要一千多塊。」大胖陳並沒有起身來賠錢，他接着說：

「但誰叫你這樣倒霉，千次百次不中，偏偏等老子虧空了才中。」大胖陳斜視着陰險的眼睛。

「什麼意思？」文福有些着急。

「對不起，是說我沒有錢賠你。」大胖陳依舊悠然地抽着「雪茄」。

「你說的是什麼話？難道你收千字是保贏不輸的？」文福又急又氣又慌張。

「他媽的，你怎麼這樣不諒解人家！你難道不曉得你老子已經虧了整十萬？」大胖陳兇兇地站起身來。

「不！你無論如何得賠我一萬。」文福要求道。

「一個錢也沒有。」大胖陳毫不慌張地說：「你不甘願可以報警去。」

賭千字本是犯法的勾當，文福怎麼敢報警去。看見大胖陳這種蠻不講理的態度，顯然是有意吞掉這一千多塊錢不賠。他不禁怒火中燒。目光炯炯地走向大胖陳的身邊。大胖陳立刻扔下手上的「雪茄」，站起身來：「要命的快滾出去！」他手指向門外。

但文福怎麼甘心就這樣走出去，怒火已使他理智模糊，他忘了所有。猛地攔腰一頭，使盡全身之力，向着大胖陳的臉上擊去，擊了個正着，再起第二拳時，大胖陳略一閃過，他身體晃了幾晃，差點兒倒在地上。再回過頭來時，發現前面飛來一個瓷茶壺，他不及閃避，只聽得咯然一響，眼前的一切便開始旋轉起來。接着，他什麼也不知道。

五

當司徒文福再次張開眼睛的時候，他看到的是白燈罩的天花板。他下意識地感到有些不妥當，伸手向頭上一摸，竟摸着一層厚厚的紗布。

「怎麼樣？」他聽到這聲音，斜着眼睛向右邊望去，原來是他那臉色青白的妻子，和她手上抱着的明婦。後面還站着一個穿白裙戴白帽的女人。

失蹤的少女

林華

某年年底，我爲了應付一連串的考試，便從熱鬧的市中心區，搬到市郊一處清靜的住宅區去寄宿。

我搬去的地方，是由一位朋友介紹的，我只知道環境清幽，適合於準備功課，至於屋主家人的情形，我並沒有加以調查。

這是一座寬敞的一座單層的洋房，但却只住着三個人。屋主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娘惹裝束的女人，他的丈夫，大約有五十多歲光景，他們的女兒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在××中學念初二。還有一個女傭人則是早來暮歸的。

我第一天到那兒時，女屋主熱烈招待我，替我打掃房間，佈置行李。她說因爲她丈夫常不在家，只母女兩人，不免感到寂寞，近來治安又不大寧靜，所以才叫那朋友介紹學生來寄宿。

她雖把我當工具利用，但我却滿意這環境的清幽，空氣的新鮮。

我第一次看見她的丈夫，是在搬進去以後的第二天晚上。她替我們介紹後，我才知道他姓楊，但幹什麼事的，我却不清楚，從他那胖個子和小眼睛上，我猜他是一個商人。

我因爲忙於準備功課，所以最初很少和她們母女接觸。

一天晚上，我正全神貫注在課本上的時候，忽然房外有篤篤的敲門聲。

「進來！」我放下書本。

推門進來的，便是那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她拿着一本練習簿。

「林先生，請你幫我解釋這題代數好嗎？」她很有禮貌地說。

我接過練習簿向他解釋了一回，她點點頭，表示明白了。

「謝謝你，」她接過簿子正要退出。

「等一等，」我叫住她：「妳叫什麼名字？」

「巧英。」她立正着說。

「你爸爸回來了沒有？」

她搖搖頭說：「他一個星期才回來兩次，拜一和拜五。」

「平常他去那裏呢？」我再問她。

她又再搖搖頭。

我不再問什麼，她便轉身出去了。

二

巧英經常到我房裏來問我一些數學英文之類的難題。

我雖忙於功課，却從來沒有令她失望過，漸漸地，我們便熟絡了。

她雖是個尚未成熟的小姑娘，但我却發現她好像隱藏着無限的憂鬱。她不像其他的女孩子一樣天真活潑。在她母親的面前，她也是個極其沉默的人。我想，這大概是環境對她的影響吧。

一次，我正在向她解釋一些英文文法上的難題，她的父親來了，把她叫了出去。此後，每逢她父親回來的時候，她便不再到我房裏來，我想她父親大概是怕她擾亂了我吧。

一個黃昏，我刚完畢了一種考試，拋開了久纏着我的書本。獨個兒跑到後園去散步。後園裏有幾株果樹，紅毛丹和芒果樹上都沒有結果子，只有那株茂盛的人心果，樹上密密麻麻地結滿了大大小小的果子，我走近了樹旁，伸出手去拉着樹枝，想採那樹上的果子。

「林先生，你小心點兒，那果子有白汁，會弄髒你的衣服的。」巧英拿着竹竿從我背後跑來。

「來，我來給你採。」她說着便舉起竹竿來敲樹上的果子。

她一邊採一邊問我可曾吃過這種水果，我說沒有。

她說這種果子是需要收藏一個時期才可以吃的，又因為一年到頭都結着果子，收了，便沒人喜歡它。

「你要，這些都送給你吧。」她替我採了十多顆。因為用力不少，她額上冒出了汗珠。

「好吧，你就替我收藏着，熟的時候，我們一起吃。」我說。

三

我們收藏的果子終於熟了。

那天，巧英的母親沒有在家。

我從學校裏回來的時候，巧英從冰櫃裏取出我們的人心果，她今天特別高興。

她用一把小刀在削着果皮，臉上露出微微的笑容。

「我來幫你削吧！」我在她對面坐下。

「我削好了，你們男人那兒懂得這種事呢。」

「你怎麼這樣輕視男人。」我說。

「可不是嗎？男人只懂得賺錢，那兒會做家裏的小事呢？」她一面應用那靈活的小刀削果子，一面發表她的意見。

「像妳的爸爸，整天在外賺大錢，連家也不回來，是嗎？」我玩笑地反問她。

她對我的反問不加以回答，反而低下頭去，緊緊地咬着下唇。雖然她手上還是不停地削着果子，但從她那微紅的臉頰，和忽然沉默下來的態度，我懷疑她是受了什麼委屈。

「巧英！」我說：「你爸爸很疼妳的，是不是？」

「他不是我爸爸。」她放下了手上的水果。睜大眼睛，鼓着腮兒說。

「那麼，」我指着她說，「他是妳的繼父？」

她搖搖頭。

「吃吧！」她自己拿起一個人心果送到口裏，我也拿起一個。

我雖是第一次吃這種果子，但却不注意它的味道，而注意的，却是這孩子的神秘身

世。

「那麼妳和他是什麼關係？」我和常人一樣富於好奇心，我喜歡知道別人的事。

「我是被賣出來的。」她望着我，低聲地說：「我的父母在星加坡。」

「妳的父母親為什麼要把妳賣給他們呢？」我同情地。

「我們很窮，姐妹又多，我八歲時爸爸害了重病，所以母親哭着把我賣了。」她的眼睛漸漸紅潤了。

「你喜歡這地方嗎？」

「我很怕。」她說着用恐怖的眼睛望着她的房間。

這時候，楊太太回來了，她買了很多東西，其中有巧英的衣料和其他裝飾品。我相信她一定是很愛巧英的。所以我也就暗地裏為巧英慶幸。

四

所有的考試都應付完畢以後，我因為有較多的時間，所以常常和巧英在一起，有時也和她去電影，但都是在她爸媽不在家時去的。她到底年紀還小，我和她在一起，除了驅除自己的寂寞以外，沒有其他的企圖。

一天早晨，當我要上學的時候，忽然在路上遇見她。

「我已經等了你很久了。」她說着，態度很不自然。

「有什麼事嗎？」我問道。

「林先生，你能不能幫我的忙？」她呈着哀求的眼光。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你快告訴我，我怎會不幫妳忙呢。」我催促她。

「沒有發生什麼事。」她咬着手指，「我，我，我想向你借錢，我，」她眨着眼睛：

「我弄壞了同學的東西，我要賠。」

「傻孩子，這也值得這麼緊張嗎？」我伸手去摸袋子，「多少錢才夠呢？」

「三十塊。」她說着又很不好意思似地低下頭去。

「拿去吧，不要緊的。」我把錢塞在她手裏。

她捏着錢，用很感激的眼光凝望着我。

「快上學去，別呆着啦！」因為和她不同路，而且我的學校很遠，所以我便先走向車站去。

她在那兒呆站了多久，我並沒有去注意她。

下午，我放學回來的時候，沒有看見巧英，她母親很着急，問我有沒有看見她。

「也許她到同學家去吧。」我說。

然而，這一天巧英竟沒有回來。

第二天，巧英仍舊沒有回來。我翻完所有的報紙，沒有發現任何有關於巧英的新聞。楊太太到警局報了案。回來時把自己關在房間裏整整哭了三個鐘頭。其實，巧英沒有回來，除了楊太太之外，我算是最着急的一個人了。這些日子來，巧英可說是我唯一的朋友，我把她當着自己的妹妹一般。雖然我表面上是很冷靜地安慰着楊太太，但自己却四處去找尋，只是沒有一絲兒線索。

五

巧英失蹤的第三天，我在學校裏收到一封信，信封上有吉隆坡的郵戳，我趕快拆開信封。

啊！原來是巧英寄來的。我的心不禁卜卜地跳動。

我拿了信，跑到清靜的校園裏的大樹下仔細地攤開信紙：

林先生：當你接到我的信時，我已經遠遠地離開了你。這些日子來，我很感激你給我的指導，我本不捨得離開你，但又不能不離開那個魔佔有的地方。

林先生，到了現在我才明白了衣冠禽獸四字的意思。現在，爲了使你了解我，我應該把事情詳細告訴你：我是在八歲時賣給現在的養母的。她是一個善良的女人，她愛我，我永遠會惦記着她，我也真對不起她，但我希望以後有報恩的機會。記得當我做了她的養女的第二年，她便帶我到橫城來。不久，因爲經濟關係，她迫不得已做了那大胖子的姨太太。那無恥的大胖子便是我所說的衣冠禽獸了。當我還小的時候，他是不大注意我的。但是現在他卻把我管束得那麼嚴格，他不許我和你在一起，不許我和任何男孩子在一起。起先我還以爲他是一個舊頭腦的老封建。誰知他竟是人面獸心的老色鬼。

這幾個星期來，他來的時候總要抱我坐在他的大腿上。這還不要緊，星期一的晚上，我差一點被他摧殘了。當大家熟睡的時候——大約是午夜一點鐘，他竟蹣手蹣腳地跑到我的房間裏，那時恰巧我睡不着，便坐起身來問他有什麼事。他叫我不要出聲，身體越來越逼近我。我本想張口叫喊，却被他的手掌緊緊掩住，後來我靈機一動，叫他去關房門。他以爲能夠滿足他的獸慾了，便鬼模鬼樣地走去關門，我趕快打開窗門，從窗口跳了出來，連夜跑到女傭人——阿嬌的小木屋裏去。

第二天清晨，阿嬌去替我拿衣服的時候，你們還沒有起身。我知道你上學時一定會走過那條路的，所以我跑去跟你借錢，那天因爲恐怕妨礙你上課，所以沒有對你說清楚，還向你撒了個謊。

林先生，你的錢以後我再設法寄還給你吧。

我是永遠也不再回橫城去的了，我要去找回我的親生父母，他們雖然窮苦，但我到底是他們的親骨肉，他們才是我最可靠的親人。

這封信是在火車上寫而在吉隆坡寄的，你讀到它時，我已經在星洲，在離開魔鬼遠遠的地方了。末了，祝你前途無量！

友巧英上 x月x日

「哈哈，哈哈！」當我看這封信的時候，發現旁邊有一大堆同學包圍着我。

「怎麼樣，可以公開嗎？」小陳說。

「你神經病了？情書也可以公開的？」小李閉上一隻眼睛，歪着嘴說。

我理也不理地走出校門。

六

一個星期後，小李和小陳都來幫助我搬家。

淡淡的故事

華林

九月裏機械的天氣，就像個剛死了丈夫的少婦，陰霾纏綿，老是哭喪着臉，總抹不起一道時朗的浮雲。夜裏，却又常常括起令人顫抖的寒風。

這一晚，晚飯剛溫了肚子，窗外竟又呼嘯起來，幾道玻璃窗，乒乒乓乓地撞擊着窗櫺。

假如你是個閒逸無聊的老年人，此時倒可一盤盤到被窩裏，去盡量享受那幾年僅能獲得的溫暖；但在青年伙子們來說，有那個能不對這倒霉的罪罪淫雨，發出埋怨的嘆聲呢？

看！老王從沖涼房裏出來了，他顫抖的身體，縮得像一隻被捕的蝴蝶。

「這……這——這樣冷的天氣，最好是到舞廳去喝酒跳舞。」他顫抖着說。

「舞廳？喝酒跳舞？」在我的心目中，舞廳簡直就是蟒蛇的巢穴，所以過去雖也會學過舞，可從來就沒進過舞廳。

老王顫顫點頭。

「剛到橫城不久就學壞啦？」我來個企圖使他反省的問題。

「呸！假正經，又不是天天去的。」老王說着隨手撥了一個電話去叫「德士」，之後，匆匆換衣去了。

「呸！也好。」我終於答應了老王。

老王穿起一套純粹的「夾基裝」，抱起一張椅子，展開「探戈」的步伐，在廳中兜着圈子。

德士來了，我們一起上車。

車子冒着十分沉重的雨，在天宮舞廳門口停了。

「十二點正到這兒來載我們。」老王付錢時吩咐司機。

「怎麼可以這樣夜呢？」我本想兜一回兒就回去的。

「傻瓜，急着吃娘奶是嗎？等回兒你還會嫌時間太短呢。」

「又不是自己家裏，這半夜回去總不很方便吧？」我最怕夜裏叫門。

「大門鎖在這兒。」老王把鎖匙一拋一擲，放回袋裏。

門鎖是老王付的。

舞廳裏暗淡的燈光，照耀着一張張暗淡的臉，活潑的「小快步」舞曲，掩蓋去了外邊沙沙的雨聲。下場的舞客只三四對。其餘都是舞女們自己表演的「廣告舞」，——她們搖擺得厲害，誘惑性很強，所以我說是廣告舞。

我們在一張舞場的桌子坐下，爲的是方便欣賞別人的舞步。侍者來了，我們各要了一杯「白蘭地」。老王指着對面那位獨坐的舞女，命侍者去請她坐台。

一回兒，那位舞女提着手袋，隨着侍者的後邊來了。她美麗、年青、身材長得嬌小玲瓏。

「這位是陳小姐。」侍者介紹道。

「這位是江先生。」老王把左手伸向我。

「這位是王先生。」我把右手伸向老王。

彼此握過手，坐下，老王向侍者再要一杯「白蘭地」。

「二位先生是外地人吧？怎麼以前都沒見過你們到這兒來？」剛一坐定，陳小姐便向我們一連提出兩個問題。

「陳小姐的眼光可真不錯，我們是剛從內地出來的，從來就沒上過舞廳，今天是想到這兒來取暖取暖。」老王向我們各遞過一根香煙，自己也燃上一枝。

「噢！原來二位都是好好先生。」她吐了一口煙說着，三人都笑了。

「小姐府上在哪兒呀？」老王也吐出一口煙問道。

「我沒有府上也沒有府下，晚上就睡在×路×號。」她用輕鬆的口氣回答。她的國語講得十分流利，發音清脆而動聽。

酒來了，我們舉杯同喝了一口。

「怎麼！江先生老是不開口的？」她用驚奇的眼光望過來。

「是呀，我是半啞的，非必要時我不能開口。」我也故作風趣地說。

「是的，江先生今晚到這兒來的目的，就只爲了聽聽我們兩人的對話而已。」老王說罷，我們又是一陣哈哈笑。

台上奏起一支斯文的「華爾茲」舞曲，我索性邀陳小姐跳舞去。陳小姐的舞步並不太熟練。

接着是一支「查森」舞曲，由老王伴她起舞。

真的，在舞廳裏一點兒也不覺得冷。而陳小姐呢，伴我們跳了幾支舞後，便像熱人

一般，我們無所不談，可也越談越似乎正經起來了。她不再向老王拉拉扯扯，這大概是她已經發現我們和平常一般輕浮隨便的舞客有所不同了吧！

「陳小姐，妳對這件舞的生涯有什麼感想？」舞跳得倦了，大家又坐着喝酒時，我彈着煙灰問她。

「你不是個小說家吧？」她微笑着反問我。

「難道只有小說家才能問這問題嗎？」

「你不是小說家，那知道了我的感想又有什麼用呢？」說着像曾作了一聲輕微的嘆息，經過這一聲的嘆息，我們之間的空氣可就沉重起來了。

「小說家與平常人又有什麼不同呢？難道我們就沒有資格來了解妳嗎？」老王問得認真。

「那不是有資格與沒有資格的問題。」她說。

「那又是為什麼呢？」我逼着問。

「如果一個小說家在寫一部關於舞女的小說，而急要知道一個舞女對自己生活的感想的話，那我便可以馬上把我的感想坦白地向他傾吐，俾使他的小說能早日完成。而你們若是想了解我的話，那就得靠我們彼此間多多的接觸了，否則我怎能隨便向人吐露

自己內心的感想呢？」陳小姐詳細地向我們解釋。

「感想是可以隨便談談的呀？」我認為感想並不一定是心事。

「但我的感想是特別的，這特別的原因，得牽連到我的歷史，所以我不能隨便和人談起，請你們原諒。」她表明了苦衷。這一來，我們對這位帶些神秘性的陳小姐，却更感到興趣了。

「那裏，陳小姐太客氣了，我們還怕你怪我們太冒昧呢。」老王見她這末客氣地要我們原諒她，便也跟她客氣起來了。

「大家都不必客氣。」陳小姐說，「我倒喜歡與你們二位做做朋友。如不嫌棄的話，以後還希望你們常到我住的地方坐談。」

「方便嗎？」我問她。

「房間是租的，但屋主倒還不壞，白天我大都在家，只是早晨常睡得遲一點。」她說着，向我們微微作一個苦笑。

就這樣，我們和這位舞女陳小姐交了朋友。

老王說得不錯，舞廳裏的時間可過得真快，就這樣談談天，喝喝酒，談跳舞，便已經快十二點。陳小姐說要請我們到外邊吃點心，算是對我們的見面禮。老王認為沒這道

理，應該由他請客才對。

吃了點心，剛巧總士也來了，我們送陳小姐回到她住的地方後，回到住宿的地方已經十二點半了。

倒在床上老王還不時提起剛才的事，我相信他這一晚一定不會有很好的睡覺。

三

是五天後的一個早晨，這一天也就是認識陳小姐以來的第一個星期天。窗外吱吱喳喳的麻雀聲把我們吵醒時已經九點鐘了。洗漱完畢，老王提議找陳小姐去，我說算女應酬多，又逢上星期天，她一定不會在家的。

「那裏，說不定她還在等着我們呢。」老王堅持着要去，我也祇好奉陪。

到陳小姐住的地方，屋主很客氣地叫我們上樓去。

陳小姐的房門開着，她正在看一本電影小說，好像已經起身很久了似的。

「啊！陳小姐早。」老王向她請了安，却又好奇地問道：「噢！妳不是說妳很遲起身的嗎？」

「二位先生早，今天是特地早起，以便等候二位大駕光臨的。」她微笑着站起來。

「我們還怕陳小姐不在家呢。」我說。

「我不是已經告訴你們說我是常在家嗎？」

「但在我的揣測中，陳小姐必然是忙着應酬的。」我說。

「你的揣測可真不錯，只因我是一個較特別的舞女，我不喜歡應酬，人家也不敢死纏着我，這也就是我在舞場裏常吃虧的原因。」她說。

我們還是站着，因為她房間裏只有一張椅子，看她正窘起來，我馬上替她解圍道：

「陳小姐沒事吧？我們王先生想請妳到××茶樓喝早茶去。」

「王先生可真太客氣了。」她睜了老王一眼。

「那裏，那裏……」老王應着却把眼睛斜視過來，意思是佩服我的善於隨機應付……。

在茶樓裏我們邊吃邊談，但只是談些無關要旨的平常話，並未談到她的身世問題。不過經過了這一次談話之後，我們對陳小姐却熟如故交了。

四

掛在牆上的日曆，一張張地被撕下來，這些日曆紙當中，當然缺不了有一些是印上

紅字的，那便是大家休息的日子，也就是我、老王和陳小姐在一起看戲、跑衙、遊山、玩水的時候。

陳小姐雖不很喜歡下海游泳，但她却很喜歡到海邊酒樓去喝酒、聊天。

那是一個星期天的黃昏，夕陽把金光閃爍在丹絨武雅的海水上面，稀疏而緩慢的波浪，一個個由海的遠方滾來，撲在淡黃色的沙灘上，發出有氣無力的嘆息。從遠處近水的樓房，傳來了低沉沉的「吉打」聲。右望東邊天上，半邊蒼白的月兒在那裏靜默着，只要那醉醺醺的夕陽一經繞下山後，她馬上便會把慈祥的柔光，遺送到這幽靜的海濱來。

今天，陳小姐的身體有點兒不舒服，他向舞廳裏請了一夜假。特地打個電話約我們一起到這兒散散心。在這裏，我們已經消磨了幾個鐘頭，但我們仍不捨得離開。

「無論如何，今夜得沾一沾這海濱的月色。」陳小姐說。——她今天已經喝了不少啤酒，兩頰紅得發火，談起話來也有點兒神情飄忽。

「是啊！今夜的月色一定會有些不尋常的。」我抬頭望望天空說。——我們圍坐着一張靠海露天的桌子。

「爲什麼？」陳小姐睜着眼睛。

「那是爲了賞賜一位特地請到這裏賞月的姑娘。」我說。

「噢！」陳小姐嘆了一聲後，便緩緩地把頭低下，像是墜入沉思的狀態。

彼此沉默。空氣似乎顯得比較沉重、嚴肅。

「陳小姐，妳是不是又想起了什麼傷心事呢？」老王突然打破這沉寂的空氣。

陳小姐猛然向他望一望，忽又把頭低下去。

這猛然一望，證明了老王的確已說中了她的心裏。

「陳小姐，人與人之間，我想應該有個互相坦白的時候吧。」乘着三分酒意我居然

這麼說。

但陳小姐依然沉默。

「喂！」她終於一聲長嘆，把頭抬起來，點一點頭說：

「是的，你們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真正關心我的人。對於我這孤單的少女，你們

一定會存着許多疑問的。」

「當然，我們早就想知道妳的過去，只是因爲常記住那次我們初認識時，妳對我們說的話。所以不好意思問起妳。」

接着，陳小姐終於跟我們談起她的身世了。

她已經過了將近兩年的伴舞生涯。她今年不過廿歲。她有一個家，在星洲。

「妳為什麼要自個兒流落到這遙遠的地方來呢？」老王忍不住這樣問她。

「因為我恨，恨我的家，恨家裏的人，甚至恨整個星洲！」她很悲傷地說。

「是什麼原因使你這樣深恨着他們呢？」我問。

「因為他們譏笑我，挖苦我，我便深深地恨他們，所以我走了，走到這兒來當舞女，這是我僅能對他們的一種報復。」她的眼珠已蒙上了一層深厚的霧，透過這一層深厚的霧，我瞧見了一顆心，一顆破碎的、失望的、可憐的心。

「他們為什麼要譏笑妳，挖苦妳呢？」老王陪着傷心問她。

「我們都是青年人，我們有的是豐富的情感。在過去，我只曉得以我全部的情感去愛，去愛一個我所鍾愛的人，就是付出了所有，我也不會移動那愛他的心。但是……但是我的家人偏偏就不允許我愛那自己所愛的人。然而，我却顧不了他們的反對。」

「難道他們就這樣固執嗎？」老王不待她說完便插上一個問題。

「他們不算固執，只是還有比他們更固執的人。那便是我所愛的人的父母，他們強迫着他們的兒子結婚了，——但對象不是我。」她用顫抖的聲音，一字字清楚地述說着：

「所以……所以我的家人便譏笑我，挖苦我……。」她的眼淚，已蓄滿了晶瑩的淚水。

我心裏想，這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呀，而她竟因此而甘心走上墮落的道路！不過，當我又想起一些因戀愛而自殺的人時，我却又同情陳小姐的遭遇了。失戀固且可以自殺，何況再加上家人的譏笑與挖苦呢！想到這裏，我不但同情陳小姐，並且還佩服她能勇敢地生活下去。所以我安慰她道：

「陳小姐，在人生的旅途中，有時難免會受到一些或大或小的刺激。不過當一個人受到重大刺激的時候，也就是正需要拿出理智的時候。假如因一時的心靈痛苦，便隨便放棄了理智，而帶來了以後更多的痛苦，那是何等的不值呀！」

「妳現在受過了這雙重的刺激，而能勇敢地生活下去，這是我們所欽佩的，祇是妳把當舞女算是對家人的一種報復，那我們倒不敢贊同……。」

「自家人到底是自家人。」我還沒說完，老王便接下去說：「更何況這也不是適當的報復手段。照我想，妳此刻倒應該發奮起來做些較有意義的事，讓家裏及其他的人不敢再譏笑妳，反而會佩服妳才是呀！」

這時，柔和的月光，照耀着靜穆的海面，照耀着白皚皚的沙灘，也照耀着陳小姐晶

整的淚眼，撫摸着她的秀髮和臉龐，像給她安慰，也像給她鼓勵。

陳小姐一面以手帕揩去淚水，一邊又認真地聽着我們的說話。沉默了良久。

「我現在也有點懊悔當時的做法的。」她紅着眼睛說。

「既然已經懊悔，那馬上就得走上正道才是呀。」老王以為要陳小姐改行是馬上可以辦到的事。

「可是……」

「可是什麼？」老王又逼着問。

「可是我已經是一個舞女，我到底是個永遠令人鄙棄的女人。」她顫聲地說。

「我認為這倒是你自甘墮落的說法。一個有志氣、有決心的女子是永遠受人欽佩的。只要她能醒悟，那末對於她過去的一切，人們將會原諒的。」我不客氣地說。夜露漸漸地重了，爲了陳小姐的健康，我們只好送她回家。

五

這以後因爲工作上的關係，我們一連五六天沒去看陳小姐。但我們却常懷心着有關音樂的工作。我們認爲這是我們所應該做的事，只是總沒有一點頭緒。

就在第七天的下午，老王因爲有點傷風，特地向公司裏請了半天假，我剛巧也閒着沒事，於是我們便趁這時候去看陳小姐。

到她住的地方，屋主對我們說：

「這兩天她一早便出去，夜間却很早回來，聽說她下個月不再租這裏的房間了。」不必說，屋主一定不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我們更感到奇異。

「我們還是晚上到舞廳去找她吧。」老王說。

在路上，我們一直猜疑着陳小姐這兩天的行蹤，但無論怎樣也沒法猜出。

回到住宿的地方，屋主遞過來一封信，說是郵差剛送來的，信封上有我和老王的名字，老王把信拆開，先看信後，正是陳小姐的署名，老王忙把信讀道：

「二位敬愛的先生：自從那天在海邊聽了你們給我的指教以後，回到家裏，我不能安眠，腦海中總是翻動着你們寶貴的話。最後，我認為你們的話是對的，所以我決定改行。」

「恰巧第二天，一個在商界服務的朋友來訪。聽了我的意思，他很贊同，並且答應介紹我到洋貨店裏當店員。」

「很幸運地，這事馬上就成功了，所以我現在已不再是一個賣笑的舞女，「不再是一個需要請假才能沾到月光的人」。而是一個堂堂正正，靠勞力以養活自己的人了。在物質的享受方面，現在雖不及以前，但在精神上我却比以前愉快得多了。因為我現在隨時都能保持着自己人格上的尊嚴，不像過去……………」

「我想你們一定會為我高興。

「以後我將搬到×路×號，去和一個當裁縫的朋友共住一個房間，她是我在星洲時的朋友……………」

接下去是講她搬遷的原因，同時順便介紹一些關於她那位與她命運相似的朋友的歷史。最後還希望我們常寫信給她。

「這的確是我們的成績呀！」老王讀完信很高興地說。

我笑着凝望着他。

橡樹落葉的時候

畢訪康

農曆的十一月。

橡樹的葉兒，已由青綠色轉變成淡黃色了。風一吹，黃葉便紛紛飄落，只剩那光禿禿的支幹，默默地直立着。

在西海岸，這時正是雨季的時候，天時晴時雨——有時整天不雨，有時連綿地下了好幾天，像五月的天氣那麼難於捉摸。

新村裏的膠工們，望着天空，看着那光禿禿的橡樹，心裏像掛了一塊鉛。

遠處的雞啼聲，一陣比一陣高昂，夜色漸漸地褪去，天空裏稀稀疏疏地懸着幾顆星兒，它眨呀眨地，彷彿鄙視着人間，新村仍然靜悄悄地。

鐵絲網內，在白茫茫的霧中，隱約可以看見疏疏落落散佈着許多矮矮的茅屋，像鰐縮着頭，一動也不動。這時家家戶戶的木板間的縫隙，射出一支支的火光，這是割膠人們起身的時候，正在預備早餐了。

阿丁擡個身，爬起身來，一眼就瞥見阿丁嫂正在灶邊煮飯。他舀了盆水，洗個「馬來臉」，水像冰般冷，落在臉上，使他冷了一戰。他打個寒慄，人倒清醒了許多。他坐

在那張破舊的椅上，慢慢地喝着咖啡，看着阿丁嫂煮飯。

飯熟了，阿丁嫂把鍋蓋打開，一股水蒸氣立刻騰起。

「可熟了麼？」阿丁放下了杯子問道。

「熟了，叫醒阿強吧！」阿丁嫂說着，便盛起飯來。

「阿強！阿強！醒來，飯熟了！」阿丁喊着床上的孩子。

「唔！……………」床上的孩子睜了一聲，伸個懶腰，打較輕裏鑽出一個約莫九歲、臉色青黃的阿強，他揉一揉惺忪的眼睛，打個呵欠。

菜是幾條鹹魚和一小盤的鹹菜，他們的胃口可好，在昏暗的燈光下，就虎吞狼噬吃起來。

夜色已淡了，天空呈魚肚白，小路上已有膠桶的碰擊聲和低低的談話聲。

「依呀！」阿丁把那扇破舊的門半開着，先是伸出了頭，朝四周望望，接着走到門外，看看天空，又走回屋子裏。

「天不怎麼晴朗，有幾片黑雲。」阿丁對她說。

「不致於下雨吧。」阿丁嫂說：「他們去，我們也得去，雨季的天色總是這樣。」

「噢，雨季，又是橡樹落葉的時候，……………」難道教我們吃樹皮！」阿丁搖一搖頭。

「可不要埋怨呀！這有什麼辦法！」阿丁嫂說：「談走了！阿強，預備好了麼？」

「好了！」他們慢慢地走，口裏呼出來的氣，像是吐着煙。晨風冷冷地吹來，橡樹呈着模糊的影子。

到了膠廠的門前，橡門可還沒有開，那裏早已坐着幾位膠工，也是等待開橡門的。

「怎麼還沒開！」阿丁問一個膠工。

「有什麼辦法！橡門却越開越遲，」那個膠工說：「到國裏太陽可就升高了，割不到幾棵，身體就熱得很，又沒有葉子遮蔽陽光，簡直是蒸魚。」

「吃這行飯有什麼話可說。」阿丁嫂也插嘴說。

「瞧，今天的天氣本就不大好。」阿丁說着摸出一根短短的雪茄，燃了火，深深地吸了一口。

「就是啊！要是雨天不得去，陰天去不得，寧要飲水過餐了。」另一個膠工說。小路上，已有不少的膠工，先後來到。

「來開門了。」傳來一個膠工的叫聲。大家走近橡門，預備受檢查。

「必星必星！(吵吵鬧鬧)」那個扳着臉，向他們鄙視一眼。

檢查後，過了柵門，再沿着小路走。

到了柵園，天已大亮。地上滿鋪着落葉，蚊子接着蜂擁過來，在身體的四周打着圈兒。阿丁和阿丁嫂開始在那老橡樹皮上用力割着，「悉悉悉」膠刀不停地割着，良久，割過的痕跡上，才沁出一點膠汁，像蝸牛似的爬動，滴到杯裏。

阿強提個小竹籃，把昨日殘留下來的膠絲、膠塊，放進竹籃裏。他那輕快的身子，迅速地在柵園裏奔走。阿丁看着他的背影，搖搖頭，輕輕地嘆了一聲。

「又在數什麼息？」阿丁嫂問他。

「唉，我們失了父母的責任心，」阿丁皺起眉頭說：「像阿強，要是生在有錢人家的家裏，這年紀正是求學的時期，可不必這樣受苦。」

「每個窮苦人家的孩子何嘗不是一樣。」阿丁嫂像安慰他說：「下一代總會比我們生活得好。」

「生活的担子，總是緊壓在我們的身上。」阿丁彎下了腰，又割起樹膠來。

天還是陰陰地，阿丁的心也陰了起來。阿丁和阿丁嫂從這裏奔走到那裏，從這林割到那林，橡樹已割了一大半。阿強很快地收拾着膠絲、膠塊。

天漸漸黑了，太陽收斂了它的光彩，呼吸也覺得困難了。風蕭蕭瑟瑟地吹了過來，橡樹上的黃葉，紛紛地飄落，像人失望時，摒棄了生的希望。

「強的爸，天氣變了，雨要落下來了，準又割不完了。」阿丁嫂說。

「唉！」阿丁歎了一聲：「收杯吧！」

阿丁和阿丁嫂說，便急急地收集膠汁。

「快，這場雨必定很大！」阿丁一邊催促着她，一邊向遠遠的阿強喊道：「阿強，快來幫忙收杯！」

風蕭蕭地一陣急過一陣，驀地，天空一條銀蛇一閃，一聲響雷即刻劈了下來。

「啊！有雨腳啦！」阿丁嫂叫了起來。

風像一頭發瘋的野獸，猖狂地撲着，又是一道閃電，一聲炸雷，荷荷的雨聲由遠而近；先是落下幾顆沉重的雨滴，接着大雨便傾盆射下來，荷荷地響。

「啊啊！完了。」阿丁搖着頭，臉愁得像什麼似的。

「強的媽，完了，收不及了，停下來吧！」阿丁呆在那裏。

雨不止，越落越大，四處都是雨水，那些來不及收集的膠汁，都給雨水沖得一乾二

淨。

「回家吧！」阿丁說。

「唉！你雖強兒，全身都濕了，心肝兒！」阿丁嫂撫摸着阿強感愛地說。

「唉！倒霉，這鬼天氣！」阿丁擦一擦臉上的雨水。

他們冒着雨，踏進了家。把衣服換了，阿丁嫂還從熱水瓶裏倒出一杯熱騰騰的開水給阿強喝下。

雨仍然落個不停，打在亞答屋頂上，沙沙地響，像要把亞答穿破似的。在茫茫的雨中，柵門處隱隱地有許多腳工回來。

黃昏時，天空仍然陰沉沉地，阿丁嫂向米缸裏拿米時，盛米的鐵罐子和缸底接觸時，響起空洞的聲響。

「米又完了！」阿丁嫂對阿丁說。

「錢可也完了。」阿丁仍然吸着煙，眉頭緊促在一起。

夜色慢慢地合攏來，天陰陰地，又下起毛毛雨來，鐵絲網內的新村，靜悄悄地躺着，偶而漏出一兩句苦笑聲，打破這寂寞的氣氛。夜漸深了。

「媽，唔……媽，我的頭很痛。」阿強翻個身，搖醒了阿丁嫂。

「呀，額這麼燙手！」阿丁嫂摸一摸阿強的額，不禁驚叫起來。

「受涼了。」阿丁翻起身來，摸摸他的額。

「又沒有藥品，『頭痛粉』也沒有了，『驅風油』只有一點點。」阿丁嫂爬起身來，倒杯開水，滴幾滴「驅風油」。

「我們像隻籠中鳥，被困在鐵絲網內，連晚上到屋外買點藥都不可以。」阿丁又嘮嘮叨叨起來：「上回阿朝伯走到門外小解，險些兒給巡夜兵開槍打死。」

「噓！噓！」壁上的古鐘，沉重地打了兩下，是子夜的時候了。

「媽，我很不舒服！」阿強又翻個身。

「乖乖地睡，病會好的。」阿丁嫂慈祥地說。

夜靜得可怕，雨又蕭蕭地落下來。

遠處的雄雞又啼了，天空仍舊陰沉沉地，雨落得不停。

「媽，別醒……收杯……雨……」阿強發着高熱，時時說着廢語。

「強的爸，我看強兒的病不輕，得給醫生看。」阿丁嫂愁着臉說：「米也完了。」

「錢那裏找？老闖定不允許我們再多借了。」阿丁仍然低着頭。

「想辦法呀！」阿丁嫂的眼圈紅了起來：「我們只有這個，萬一有三長二短……」

「好，我去借借看！」阿丁看着她那樣子，無可奈何地掙把破雨傘，冒雨出門。

阿丁跨進了小園主的門檻，一眼就看見那老閻在埋頭寫字。

「錢老闆！」阿丁輕輕地叫了一聲。

那老閻像沒聽見似的，依然在寫字。

「錢老闆！」阿丁又叫了一聲。

「做甚麼？」那個抬起了那張橫肉的臉，不高興地問。

「我想……想再多支一些薪水！」阿丁鼓起勇氣說了出來。

「什麼！」那個把臉一沉，「本來你已多支一部份薪水，而這個月還差一星期才滿

呢！」

「我知道的，不過，我的孩子病了，米也完了！」阿丁希望會打動他的心，說出自已的苦衷。

「這我不管！病的是你的孩子，與我沒相干。」那個把頭低下去，繼續寫着。

「錢老闆，請你先發點薪水給我，我實在沒辦法了才這樣做！」阿丁要求起來。

「割不到膠汁，又是雨季，我這點園地怕要自己動手割了！唔，我不管！」他仍然寫着。

阿丁認為再要求也是徒然的，在這山窮水盡的當兒，只好拿了那把破雨傘，退了出

來。

「媽的，簡直是人間的活地獄！擺什麼臭架子！」阿丁狠戾地吐了一口痰，眼眼瞪

臉地走回家去。

「錢可支到？」阿丁嫖用盼望的眼光望着他的臉。

「一分也沒有！」阿丁像洩了氣的皮球：「媽的，真是人間的地獄！」

「媽，……唔……我……我……啊！……」阿丁又說着囁語。

「瞧，孩子病得這樣，向鄰居借點錢吧！」阿丁急了起來。

阿丁不管落着雨，衝進雨中，向鄰居的阿生家裏跑去。

「阿生兄，可借我點錢？阿強病得很厲害！」阿丁喘着氣。

「唉，我們都是一樣窮，不過，我還有幾塊錢，你全部拿去把！」阿生把所有的錢

塞在他的手中。

「還是不夠，我得再借！」阿丁接過了錢，對他說：「麻煩你給我看看孩子。」

「當然！」阿生說着便冒着雨，向阿丁的家裏跑去。

阿丁再向鄰人借錢，終於湊足了，衝回家去。

「阿丁兄！阿丁兄！」阿生這時正趕出門外，遇見了阿丁，立刻叫他。

「什麼！阿強怎樣了！……」阿丁不敢就獨，跨着大步衝進家裏。

「阿強！……」鳴鳴……」是阿丁嫂的哭聲。

阿丁吃了一驚，知道凶多吉少了，激動地搖着阿強的身子，但阿強一點也不動。

「呵！呵！阿強，是誰害死你的？強兒！是……」鳴……」阿丁抱着阿強的屍體，在床上打滾。

雨落得更大，淹沒了哭聲。……

一九五九二月於瀘城

遲到的春天

渠渠詩農

這是一個小小的山城，住着幾十家的農人，他們以種植和飼養家畜過活。樸素、清苦是他們生活的特徵，然而他們依然過得很安詳！

要是他們的收成好一點，他們會到附近的市場上買一些好吃耐用的東西回來；要是歉收時，他們的生活就更加清苦了，他們也就更加辛勤工作了。

有一條公路橫過這山城。在公路的左邊，靠着小溪流，有一條紅泥路蜿蜒伸展，紅泥路的兩邊便是菜園了。

紅泥路是人們經常進出的路，路上，有農人辛苦的足印；小溪潺潺地流不盡，流到海洋不回頭。

傍晚。

雨歇了，天放晴，太陽復出雲端，一抹無力的紅光，染紅了藍雲，點紅了椰梢；偶而一陣風來，椰葉上的殘滴紛紛跌落，林間像是下着微雨。

山城依然是靜悄悄的，只有幾個孩子，踩着地上的水嬉戲，笑着跳着，把寂寞的空氣調整一下。

「死孩子，你亂跑亂跳，把衣服弄髒了，回來娘抽鞭子呀！」孩子的母親，站在門口，喊着她戲的孩子。

然而，孩子依然鬧着。

雨雖是停了，但是已是傍晚的時候了，農人也不能做工了，於是大家便到咖啡店談天或找朋友去。

大岩早就找金八聊天去了。

金八抓了他那瓶還剩下三分之一的「五加皮」酒，再買三角錢花生，兩人就有一句說一句地什麼都談。

「本來打算今天下午到菜園裏翻土，把菜心種子播下，偏偏就落起雨來。」大岩剝了一顆花生，把花生米往口裏一丟：「明天出菜，紅土路又泥濘，難走死人。」

「這擺的收成實在好，然而價錢賤得像糞土，」金八搖搖頭：「聽說石叻坡自己出菜了，我們聯邦的菜就更加沒出路了。」

大岩呷了一口酒，只是剝着花生，暫時不答腔。

「歉收時自然沒有好過，豐收時也不好。」金八繼續說：「媽的，菜行那把刀也好利的。」

「是呀，」大岩看了金八一眼：「石叻坡出菜，咱們的情形就更壞了。說來可憐，興隆那天呱呱叫，說一鐘菜運到石叻坡，就得三扣的運費，可是却賣不到運費的錢，有人甚至把它拋進大港去，真是賺水吃都無。」

「這個年頭賺食難，」金八呷了一口酒，玩弄着花生殼：「現在街頭失業的人也一天天多起來了。」

「明早還得載菜到巴剎，你……」

「爸，吃飯。」門外來了個孩子，他是大岩的孩子大狗。

「就去。」大岩應了一聲，仍然不動身：「你明早也到巴剎麼？」

「到的。」金八說。

大岩把最後一口酒嚥下，便和金八分手了，走回他的家。……

黑夜無聲地籠罩着大地，山城一如平常的靜寂，只有窗前的小燈，在黑夜裏搖紅；

偶而有青蛙在田邊叫鬧。

當夜色漸濃時，田莊裏，公雞的啼曉聲，一陣比一陣高昂。

大岩瘦在灶前燒火，新款的柴，燒着時「噼剝噼剝」地響。

大岩這時也醒起身來，揉着惺忪的眼睛，打那古老的鐘望了望。

「六點囉。」大岩又朝帆布床的孩子推了一把，喊道：「大狗，大狗。」帆布床上的孩子伸了個懶腰，大狗懶洋洋地去打水餵豬去。

大岩看這十九歲的孩子，已能替父母分担工作了，心裏有點安慰。

「大狗，快一點，天亮了囉囉車早來的。」大岩嫂催促大狗。

「爸，」大狗端着椰粕，轉過頭來，說：「椰粕快要完了，記得再蒸來。」

「嘿！」大岩喝杯咖啡，把那眉頭皺了皺：「這麼快！」

「那幾隻豬長得也快，白胖胖地像樣兒，可以放手了！」大岩嫂臉上有喜色。

「但是最近價錢不大好，換半月前就好了，現在豬價又低了下來……唉！」

大岩的眉間有憂鬱的影子，大岩嫂的微笑也馬上收斂了，似乎回想着這句話的意味。

「豬販阿添在這一帶購買豬，做的是『出水』生意，單行獨市，無人和他競爭，他就故意把價錢打低下去。——哪，該做工囉。」

大岩說着立起身來，抓了扁担，提了籐和繩子，走出門來。大岩嫂也跟着出門，走到菜園。大狗一會兒也來到菜園拔菜。

菜園裏，籐圍上籐架，籐架那裏是一片白茫茫。有低低的談話聲從附近的園坵傳過來，別人已先開始工作了。

微風輕輕吹來，含有淡淡的葦料的氣息，一畦畦的蔬菜，經過一夜露水的滋潤，欣欣地站直起來。

太陽開始照在這塊土地上，霧漸漸消失，四周開始明朝，陌上人家也忙碌起來。

大岩把幾畦菜心都拔起來，那些菜心都「夠水」了，粗大肥壯。大岩對這些辛苦的收入感到很滿意。也把一小部分的菜心放進籐裏，準備載去二哩外的巴刹賣；另外一大部分的菜心用繩縛住，以便給囉囉車載到菜行。

大岩嫂在那邊拔油菜，大狗則在採茄子，放進籐裏。

大岩推出他那輛老爺腳車，把一籃蔬菜放在車架上，要趕到巴刹應市。臨行時，大岩回頭交代一句：「我走啦，大狗，幹菜時注意看秤頭。」

大岩推動腳車，沿着泥濘的紅土路走到大路來。

公路邊，早就停放着一輛囉囉車，許多人先後把菜運到路邊來，有的在秤着，有的把菜送上囉囉車上，忙忙碌碌地，人聲喧鬧一片。

大岩棄了腳車，朝前面踏去，這架老爺車不斷地吱吱作響，顯然已是好久沒有加油

了，車鏈上也生了鏽。

大崙一邊踏着腳車，一邊想起家裏的事來。

他腦海裏閃出大狗的影子。大狗，一個身體壯健的少年，雖然只有十九歲，但是生長在赤道邊緣，發育得快，看來也有廿一二歲的模樣，他很勤勞地工作，辛苦的歲月把他磨練得多麼結實。

「唉，要是賣豬時儲積好一點，多掙幾個錢，也該給他買件新衣；過一兩年，多養些豬，儲蓄點錢，娶個媳婦，那麼日子就會過得更好了！」大崙喃喃地說着，嘴邊掠過一絲微笑。

想起大狗，他大崙又聯想起他自己來了。廿多年前，那時家鄉的生活艱苦，看情形是無法活下去了，不得不流着眼淚，離鄉別井到這番邦，投靠他的親戚，吃人家的「頭路」。當時他大崙十九歲還不夠呢。過了兩三年，他大崙已有了些儲蓄，便娶了妻子，開始過另一階段的生活。大崙嫂第二年便生下了大狗……

「叭，叭。」忽然背後響起汽車的汽笛聲，他大崙才猛省過來，原來腳車已踏出了路中央，立刻將車頭轉向路邊，一輛豪華的汽車就在他身邊閃過去，當時車內的一個濃裝艷抹的女人伸出頭來，對裏面大崙罵道：「愛死！青腿！」

大崙也對面吐了一口氣，他聯想到這樣的女人。

看看時間已不早了，大崙也出力踏起腳車來。然而，忽然聽得「拍！」的一聲，腳車頓然慢下來，他大崙知道車胎破了，有什麼辦法，他只得停下來了。

「衰，死人車討債！」他大崙委實惱了，又想剛才那個濃裝艷抹的女人來，一肚子悶氣。

幸好附近有腳車店，大崙無可奈何地推着腳車到腳車店去補車胎的破洞，然而，這麼一耽擱就是半個鐘頭，太陽已升得很高了。

大崙到達巴利已經很遲了，雖然巴利還是喧鬧得很，然而生意已被同業搶先做了許多。

大崙正想把那鐘錶放置在他一向停放的地方，但是，他發現他那個地方已被另一個新的同業先佔去了，並且在那裏把生意做得很起勁。

大崙走過去，禮貌地對那個新同業說：「老兄，這裏是我一向停放的地方，你換一個位置好不好？」

「怎樣？你自己另找個地方吧！先來先放！」這位老兄不客氣地道。

「可是你不可以隨便佔人家的位置。」

「地頭又不是你靠的。」那個鬼鬼地說。

「你撇不撇！」大崙也怒將起來。

「不撇！」對方雙手叉腰，就說地訂着大崙。

這時人們圍了過來，看着將要演起鐵公雞的戲，有的在議論着。

大崙也捲起袖子，走前去，要跟他打架。

這時，人羣中忽然走出了金八，他走上前去，撥開兩人，勸道：「不好這樣，給人家笑話。大家都是賺食人，有話好說。既然這樣，海兄你挖過一點，大崙你就停放在一邊，大家禮讓一點吧！其實，我們要互相團結，互相幫忙才好。」

金八的一席話，說得兩人都啞口無言。

人們也就散開了。

大崙知道了那個就叫做七海。他記住剛才金八的一番話：「……我們要互相團結，互相幫忙才好。」他不期然地轉過頭去望他一眼，七海也正好也望了過來；大崙看見他沒有了怒容，臉上只有和善的表情，漸漸地大崙發現他是一個很好的人，繼又想起剛才的舉動太魯莽了。

在買賣聲中，他們偶而二人目光互相射到對方的時候，他們已有了友善的表示。

……他們兩人……

……他們兩人……彼此幫助。

「大崙兄，早上我實在太冒昧了，請原諒。」在顧客稀少的當兒，七海抽空兒走過來，向大崙道個歉：「我的性情一向都是暴躁，真是！」

「我也實在魯莽。」大崙握了七海的手說。

今天，大崙從沒有過這樣高興，他高興他又多了個新朋友，能夠互相幫助。他大崙今天的菜，由於兩人合力推銷，也很快就銷完了。

下午，大崙回到家裏，屋子裏已沒有人了，因為他們都到園裏工作去了。

他大崙用過午飯，也就荷了鋤頭，打田徑走去。

路上，他遇見了金八。

金八也在田裏工作，他戴個竹笠，低着頭在翻土，汗打額上流下來。

「金八兄。」大崙叫了一句。

「啊，大崙兄，你回來了麼！」金八抬起了頭，擦一擦額上的汗，微笑着說，「你和七海不是很好了麼，我在巴利裏也注意着你們！是的，我們應該如此！」

大崙微笑着，他停住了腳步。

「大咨，好消息！」金八把鋤頭柄擱在手裏，興奮地說：「豬假漲啦！」

「真的？」

「剛才收音機報告的，真的，阿婆的買價也抬高了！喂，還有，菜價好轉了呢！」大咨聽了，笑的花朵在他的嘴邊開放。

烈日掛在高空上，田園裏大家依然辛勤，人們不敢把歲月隨便浪費，每一天，都如此辛勤，他們有信心去鑿出一個美好的將來。

這裏有友愛，有光有熱，生活在辛苦的日子裏，却也有令人想不到的樂趣。春天雖然是遲來的，但是終於要來的。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一日脫稿

小生命的悲哀

葉誌慶

水金，一個四十多歲的漁夫，打從海面划着漁船朝港內駛進來。

他的表情是憂愁的，可知道他今天打到的魚一定很少。

是的，和往常一樣，只是小籠底的一點「紅蝦」，和一些小魚。

「媽的，他祖宗十八代，一條大一點的死魚都沒有！真的教我水金喝西北風不成！」

他水金吐了一口痰，罵了兩句。

海風，帶了鹹味掠過來，呼呼地，直掀起了水金的黑中帶白的頭髮。

港口，海潮退了，海浪一波波地捲到海灘上。

海灘，白綿綿地蜿蜒不絕，沒有撿走的垃圾，疏疏落落地散佈在上面。……

二

船到了岸，水金跳到岸上，他拉住船索，打了兩圈，套在柱子上。

水金跨進了家，走進那暗淡的房子裏，妻正躺在床上，她臉色蒼白，因為她原來就營養不足，何況三四天前又生產過！

本來，家裏添了丁，該是一件喜事，然而在水金來說却是件負擔、累贅，因為家境的困苦，以及近年來討海的不容易，現在又添了一把口，教他額上那幾條皺紋顯得更緊了。

二天前，水金爲了這件事曾經和她鬧過。原因是水金要把剛生下的男嬰賣掉，而水金嫂却噙着眼淚反對。

「我們只有兩個，你就這麼忍心！」水金嫂那時拖着一泡鼻涕說。

「令伯要超種才過癮！不賣，哼，你找錢來給他吃啦！萬一有差錯，你拿出錢來給他醫吧！」水金大聲地說。

於是水金就託媒婆六孃去「介紹」，若是有相當的價錢，就可以賣掉。但六孃到現在還未來過。

「精神好一點麼？」

「還好。」

「是吃飽吧！」水金嫂又暗聲風說。

「小地又睡去咯了，他可吃了？」

「吃了。」

「水金走進了廚房，打開那盞而舊的菜櫥，只有一小盤自己種的青菜，和幾條小魚，但他的胃口倒好，一下便扒了一大碗，當他再想盛一碗時，才發現鍋子裏的飯完了；而米甕裏的米也完了。

他揩一揩油嘴，從水壺裏斟出一杯白開水，一邊喝着，一邊走進廳。

這時，門口閃進一個人；水金一看，才看清楚是六孃。

「坐！坐——」

水金放下了杯子，一面拉出一條凳子，招呼她坐下。

「坐！坐！」六孃坐了下來，便道：「可有魚捉？」

「唉，」水金搖了搖頭，額上的皺紋全然不動，「我們捉魚人的命是苦的。」

「睡食睡食，大家嘛，一般樣：」

沉默的氣氛暫時凝滯在他們之間。

水金從縫間摸出了煙管，裝進了煙絲，燃了根火柴，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吐了出來。

「事情可有着落？」水金仍然抽着煙。

「有的，」六孃說：「是個有錢人，他膝下無兒，所以極其需要一個男嬰。我已和他講定了，只要你答應就是了。」

「代價呢？」

「三百。」

「幾時來接？」

「後天十時。」

水金低下了頭，像在想什麼似的。

六孃知道他此時的心事，也有點替他難過。

「別難過，甘蔗一節一節嚼，苦頭過後就甜蜜。」六孃安慰他。

「要是阿強還在那多好！至少我不會有今天的落魄。」水金說。

阿強——水金的兒子，一個強壯的十八歲的少年，以前他每天跟水金去捕魚，那時水金的生活也蠻如意的。可時這麼不幸，在一個夜黑風高的夜晚，阿強被浪捲去了，而水金的家境就壞了下來。

水金整天再想再想了，只是徒勞無功。

六孃知道水金的心事，便常常去勸他，叫他別再想。

「記得後天啊！」

六孃臨行時再交代一句。……

三

第三天的早晨。

八月天的朝陽淡淡地斜落在正坐在門口抽煙的水金，他的幾條皺紋在陽光下似乎更深了，象徵他歷盡了滄桑。

小虎——水金那個七歲大的孩子，還和鄰居的牛仔玩戲，好像不知道將要發生的一回事。

水金住在房子裏呵呵地哄着剛出世的小生命。

在水金聽來簡直像把匕首，直刺着他那顆心。

本來，他水金是個好漢，心是挺硬的，就像「水滸」裏的武松一樣，人們都怕他三分。當時有個不識好歹的有錢人，仗着有錢，便想欺侮他，那時水金就拿起把船槳，劈將去，那個被擊一着，才馴服了下來。

「君破！令伯水金難道真的沒有出頭的日子！」

水金又使他壯年時好漢的性子，把心一橫，撻撻拳頭。

他敲敲烟斗，把烟管往腰裏一插，就站了起來，隨着眼睛，看看升得老高的太陽，又望望不遠的馬路。

「波波……」

這時，一輛華麗的汽車停了下來。

水金拉起了腳跟，朝那車看。

車門開了，首先下車是六孺，跟着是一個男子和一個女人。

然後他們都向水金的家走來；水金立刻迎上去，對他們打個招呼，接着請他們進去。

小虎這時已躲在爸爸的背後，暗地裏打量着這羣陌生人，他不知他們來做什麼。

裏頭一陣，那個男子開始談到正題來：

「承水金兄看得起，願將公子割愛。現在我們大可……嘻嘻……」

「我們會好好愛護他。」那個女的說。

……

……

「那裏！那裏！」

一會兒，六孺和水金嫂走出房子。

水金嫂，眼睛紅腫地，她手中抱着剛出世的小生命，依依地，走得很慢。

「可憐的孩子呵，出世就這麼不幸，是你爸媽太窮啊，無法養育你。啊，乖……」

……

水金嫂的話給哽住了，眼淚汪汪地流滿了面，把孩子遞給對方。……

「媽，那是我的弟弟，我的弟弟！」小虎突然衝了過來，一隻手捉住水金嫂的腿，

一隻手伸到空中亂抓。

「死孩子，早死早好，不知死活。」

水金把小虎拖開，並且摀了他一掌。

小虎挨了打，掩住臉兒，躲在門後哭泣。

水金和水金嫂目送他們把小生命帶走，直到汽車開了，還痴痴地站在那裏。突然，水金嫂「嗚」的一聲，掩住面孔，跑進房子裏，倒在牀上哭。

水金懶懶地踱進屋子裏，坐了下來，默默地低着頭；忽然，他的心像失落了什麼似

的，一陣心酸，兩顆淚珠立刻掛在眼角。

「孩子，孩子呵，可憐的孩子！」

水金抓住了花白的頭髮亂搖。

原稿作於一九五九年改舊作於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底

弟 弟

集 文

——

爸爸的死，真使我有點兒相信命運這一回事！

祖母總是這樣教訓我們：你爸爸那裏像你們這樣享福呀；難道沒啼，就得上山拾柴，連稀飯也沒吃一口，就担心着枯枝乾葉給別人拿完了。現在，你們這一輩，菜來伸手，飯來開口，還嘆聲嘆氣的。

說真的，雖然在以前，爸爸怎樣勞苦，我並沒有看過或注意過，可是，等到我稍爲懂事以後，就不得不相信祖母的話了。

他整天匆匆忙忙地，不但忙着店裏的事，回到家裏，又得忙着料理瑣碎的家務；因爲弟妹多，媽媽一個人根本顧不了。

爸爸是大兒子，所以店裏的大部份事務，都堆在他身上，而他也義不容辭，好像整個家是註定由長子來支撐的，而且是理所當然的。

誰也料不到，爸爸會染上急症，不到半個月，就撒下我們，永息了。

爸爸的死，非但使我們悲慟，而且使我們感到惶恐，沒有依歸！以後一家八口的生活担子就落在大哥的肩上了。可是，大哥才高中畢業，連職業還沒有找着呢！

叔叔們的關懷，總算給我們一點安慰。不過，却是那麼的短暫！

終於，預料中的事情發生了。一天，二叔叫大哥去談話。

不久，大哥回來了，神色很沮喪。我們連忙問他是怎麼一回事。

「二叔說，我們只領乾薪，怎麼可以，所以要我去抄賬開單，因為我懂得英文。下個月起，薪水會減少，而拿二弟的津貼金補貼家用。」大哥一口氣說完。

「那麼你答應了沒有呀？」我們異口同聲地問。

「他儼然自以為一家之主，要我們照着做就是了，那允許我們答應不答應？」

「這麼行，店也不是他一個人的。你念了高中，難道是爲了幹抄賬開單的工作。再說，我的津貼金是學校給我們買參考書和儀器的。」我提出抗議。

「一定是那些長舌婦搗的鬼！」弟弟們把嬉嬉們稱爲長舌婦，因爲她們喜歡挑撥是非。

「我找二叔理論去！」我壓抑不住心中的忿怒。

「不行，不行呀！」大哥却一把拉住我，硬咽地，「以後，我們還得靠他們生活，

「大哥，你太懦弱了。」我順我說地。

「你怎樣說我都好，就是別去。」他緊拉着我的手。

「唉！」我諒解他的苦衷，第一次感到爲難了。

「爲什麼命這麼苦，你爸爸又死得那麼早……」媽悲傷地哭了，淌下流不完的淚，「以後的日子……」

我噙着淚，把被蒙住頭，不敢聽媽媽說下去。

二

吳媽是我們店裏的傭人，除了料理店裏的伙食之外，還兼收些衣服來洗。她的女兒梅，就代她的媽媽收衣服和縫衣服，所以每天都必需來店裏一兩趟，就這樣，我認識了她，而且愛苗很快地成長起來。

有一次，我們正攀談得很起勁，給三叔碰見了，他便扳起一副長輩的臉孔：「跟下人們拉拉扯扯的，成何體統！」

梅聽了，立刻氣忿地走了。我耐不住性子，便說：

「你不能隨便侮辱她！」

「甚麼？小小的年紀，竟敢頂咀，要知道，你爸爸死了，不是我來管教，你會像個人嗎？」

「你……」我正想爭辯下去，大哥却趕過來推開我，向他賠不是：

「三叔您別生氣，只怪他年紀輕，不懂規矩！」他說完，然後拉着我回家來。

我氣得直跺腳，大聲地嚷着：

「他沒想想他自己，這麼大的年紀，還在外邊搗算女，店裏的錢不知給他花去了多少，簡直是下流！卑鄙！」

「輕點！輕點！弟弟。」大哥用哀求的眼光望着我。

「爸爸在的時候，他不敢說什麼，還不是看爸爸死了，就欺侮我們。」弟弟倒同情我。

「爸爸！你爲什麼這麼快離開我們？」妹妹靠在牆的一角，喃喃低語。

「爸爸，爸爸，難道沒有爸爸就不能活了！」我將手重重地擊着桌上；我覺得拳頭是堅硬的。

「媽！媽！媽！媽！」

三

去年年底，我拿到了工業學校的文憑，心裏異常興奮，已不得立刻回到家裏。

我差點兒把媽抱起來。當我把消息告訴她時，她高興地掉下淚來。

「媽，我再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聽了一定更高興的！梅也找到工作了，在幼稚園教書！」

「好！好！你們都能自立了。」她的手有點顫抖。

「是的，我決定離開這兒，在外邊組織小家庭。」我接着說。

「離開這兒？」他們都感到突然，睜大着眼。

「你……你就丟下我們走了。」媽又掩着臉哭了。

「哥哥！哥哥！你不要離開我們。」弟弟都拉着我的胳膊。

「你們先別誤會，我是說我們都走！」

「都走？」這一次大哥也感到驚訝。

「是的，」我堅決地說，「這個家不值得我們留戀了。老師給我介紹到電氣廠工作，大哥高中畢業了，不怕找不到事情，我們……」我正想再說下去，大哥却說：

「不！不可能的，弟妹們的生活，我們的生活，都得依靠這間店呀，況且，我們一走，叔叔們、嬸嬸們，以及近隣親友都會責罵我們，譏笑我們的！」

「大哥，你的顧慮太多了，經不起風暴的人，是站不住腳的。」

「你有勇氣，你向二叔說去。」

「你別拿二叔來唬我，你怕，我才不怕呢，我現在就跟他說去！」說完了，我便跑了出來。

「二弟！二弟！」大哥沒料到我會這樣做，連忙趕出來喊住我，我却頭也不回地跑到店裏。

找到了二叔，我便鼓起勇氣，將事情告訴他，他果然大發雷霆：

「甚麼？你長了羽毛就想飛了，離開家，虧你說得出口，簡直不成個人了！」

「我有我的工作理想和前途，要我像大哥一樣念了高中來抄帳，對不起，我辦不到！」我直截了當地說。

「反了！反了！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不孝子，給我滾出去……」他咆哮起來。沒等他說完，我已徑走了。

就這樣，我離開了家，離開了這腐朽、專制的家，背着「叛徒」的罪名，尋找我的

新生。

當然，大哥依然背着禮教的枷鎖，屈服於家訓的綽下。

四

我和梅結婚了，我們用雙手，創造新的生活，建立自己的家，決不依靠任何人。

自從搬到K城後，曾經寫了好幾封信回家給媽，可是都沒有回音，顯然地，信是給叔叔們沒收了。我又不願意再踏入那是非的家，所以一直就沒回過家。只好在心裏拼念着她老人家可愛的弟妹們。

後來，有一位同事要到H地去一趟，我請他順便探望媽和弟妹他們。

過了幾天，他回來了，還給我帶來了一封信。我急著打開來一看，就認得是弟弟的筆跡：

二哥：

我們都很想念你，據來探望我們的阿叔說，你們生活得很愉快，很幸福，我們却替你高興，媽還說要爭着抱孫兒呢！

大哥比以前更沉默了，忍受着叔叔們給他的壓迫和痛苦，只是盡力地抄着那永遠抄不完的賬。他比以前更蒼老，佝僂着背，臉上永遠籠罩着陰翳。他的身體很瘦，常常咳嗽得很厲害，我真擔心他害了肺病呢。

近來市場不景氣，店裏買了很多債，又加上三叔非逼揮霍，我總是不會支持得久的。

雖然那些長舌婦仍舊挑撥是非，說媽的壞話，可是，我們學會了忍耐，知道怎樣照顧自己，你不必為我們擔心，專心你的工作吧！

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會帶着媽和姐妹們，奔到你的身邊，和你團聚在一起，你覺得高興嗎？

.....

手中的信，給我緊握著。我覺得有一股力量，使我更堅定地、毫不猶豫地準備迎接那未來艱苦，但也是快樂的日子！

麗姊姊

集 文

我拉開袖子，錶上的長短針正停在「十二」字上，於是便離開那使人陶醉的音樂，拖着疲乏的腳步回家去。

剛推開門，燈忽然明亮，強烈的光芒使我遮着眼睛，耳畔立刻響起爸爸洪亮的聲音：

「這麼晚才回來？」

「一個朋友……」

「別撒謊！我的眼睛還沒瞎呢！」

我不敢再說什麼。

爸爸燃了雪茄，接着說：

「哼！年紀輕輕的，就曉得跳舞、喝酒、玩女人！」他吸了口煙，凝視着繚繞的煙圈，嘆了口氣，「唉！這也難怪，你媽又這麼早就離開了我們，你從小就沒人照顧，怪

不得越來越荒唐了。」

「爸爸，曉了，明早再談吧！」我疲倦得睜不開眼，嗚嗚話根本聽不下去。

「不！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我的一個朋友得病死了，他的太太沒有人照顧，我想讓她來這裏，使你也有一個照顧，家裏的瑣碎事務也可以讓她料理。」

「這……」

「你不是說提琴沒有人伴奏嗎，這回，你總算得到個伴了。」他看我沉默不語，便說：「好了，去睡吧，孩子！」

我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我將怎樣對付那住在我屋裏的女人呢？我將對她說些什麼？老太太的嗚嗚使人坐立不安；管家婆的吹毛求疵、粗野的脾氣，一定會使我變成瘋子；若是個口蜜腹劍的女人，……啊！我的天；我一定會被她虐待而死。

二

我學完了提琴，便在市鎮上兜圈子，真害怕回到家裏。可是，一雙腿卻不爭氣，使我不得不推開門，走進屋裏。

餐桌旁正坐着一個女人：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女人。她使我驚愕得不知所措。

她穿著黑絲的舞服，更顯得她臉色的白嫩，身段秀麗而且窈窕，這一切，都使我覺得昨晚上的幻想實在愚蠢極了。

她不侷促，也不緊張，安靜地對我微笑點頭。

「孩子，過來，她就是我跟你提起過的李太太。你要稱呼她……」爸爸一時想不出適當的稱呼。

「你叫我麗姊姊好了，其他的當不起。」她的聲音，使我想起提琴和樂譜。

「來，坐下來吃吧，文！」我真討厭我那粗糙的手，不配給她那棉花般的手撫着。

好幾次，我都凝視着她，聆聽她的聲音，直到爸爸提醒我：飯菜都快冷了。大家都望着我，我感到臉上一陣熱。

三

現在，我不得不承認爸爸的話是對的。我真感激她呢。

自從她來了我的家，舞女粉脂的臉和刺鼻的酒味，都遠離了我。我每天早睡早起，上完課便立刻回到家來，讓她給我伴奏練習。黃昏後，我們漫步在堤岸上。我很少說話，就希望她的聲音不停地送入我耳中。她談起了音樂家的小史和交音樂的創作，這都

使我目瞪口呆，我驚歎她的音樂修養。

我的老師曾經證著我，說我的鋼琴進步得使他驚訝。爸爸也老在別個朋友面提起她的功績，因為我成了他心目中的好孩子。

可是，誰也不瞭解我；爸爸是醫生，對我只是像對病人般的愛護，甚至把我當作搖籃中的嬰兒般看待。

不！我再不是小孩子、嬰兒。其實，我已經二十歲了。我想：至少，麗姊姊是明瞭這一點的。

四

中秋節到了，爸爸爲了報答她的功勞，買了一串白珍珠，要我送給她。

她在房裏，因為喝了點酒，臉頰一片紅暈，加上白色的睡衣裙子，使我震顫、驚奇；她看上去就是那麼年青，就像躺在搖籃中的孩子。

「爸爸要我送這東西給你！」我感到有點兒口吃，手顫抖的風雪。

「哦，」她接過來，瞥了一下，便說，「謝謝你，孩子！」她在我的額上輕輕一吻，然後說，「去睡吧！晚安。」

我沒有離開她，只是靜靜地看着她的眼睛。突然，我粗魯的抓緊她的臂膀搖晃着：

「你爲什麼這樣待我？把我當作小孩子！小孩子！」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變成這樣粗暴。

「你？」她驚訝地睜大着雙眼，凝視着我。一會兒，痛苦地搖搖頭，「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爲什麼？」

「你不能愛上比你大好幾歲的女人，而且，她是個寡婦。人們不但都會譏笑你，而且還會責罵她。你還年青，你有你的前途，你應該愛珍！」

「珍？一個垂叢娘？不！我們之間是不會有愛情的，她對我只是感恩式的愛。」我喘息着，急促地說，「麗姊姊，你給我愛的溫暖，使我獲得生命，使我知道人生的意義，我……我不能失去你。我害怕，怕這冷清的夜。你，你不能欺騙你自己呀！」

她緊閉着眼，眼眶却溢出了淚水，在頰上閃閃發光。慢慢地，我把頭靠下去……

五

好半天了，麗姊姊就一直沒下樓過，我覺得奇怪，難道她病了？

我走到她的房門口，輕輕地敲了幾下，沒人答腔，我推開門，想不到裏邊竟空無一人，連麗姊姊的東西也少去了一部份。

啊！她——

我衝進父親的書房，爸爸抬起頭來，向我瞥一眼：

「這麼大了還像小孩似的亂跑。」

「麗姊姊呢？」我急躍地問。

「搬到李先生那兒住了。」

「為什麼？」

「她的意思我怎曉得，別神經了，練琴去。」爸爸不耐煩的向我揮一揮手。

我匆忙地舉了提琴，然後跑到一個朋友的家裏，將琴放在他那兒，找李太太去。

我敲了好久，李太太才出來開門，看見我便笑嘻嘻地說：

「是你阿文，有喜事？」

「麗姊姊在這嗎？」

「早上來過的，後來遇見一個朋友，便又走了。」

「走了？」這使我感到突然。

「喂，進來坐嗎？」她用驚異的眼光瞅着我。

我搖搖頭，眼前的景物漸漸模糊了。

我踮腳在街頭。噢！那不是她嗎？我看見她從一輛汽車裏出來，還有一個比我魁梧的男人陪着。我顧不了許多，跑過去攔住她：

「麗姊姊！」

她那深邃憂鬱的眸子望着我，然後垂下頭來說：

「文！別傻了，回去吧！」

我再攔住她，正想說話，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過頭來，是警察！我嚇了一跳，他那嚴厲的眼睛，使我看着他們走進戲院裏。

哼！麗姊姊這個女人，我一定要向你報復！

我又恢復了以前的生活，甚至比以前更浪漫，更頹廢。我總是喝醉了酒，讓人扶着回家。在家裏發脾氣時，便摔東西，甚至連我最心愛的提琴也給摔壞了。

爸爸只是搖頭嘆息。他捨不得呵責我，因為他就只有我這麼一個兒子。

有一次，我正搖着回家，這時，頭脹得很厲害。忽然，一個聲音在我身旁響起：

誰在喊我，我勉強睜開眼睛，是麗姊姊！

「文！我送你回去。」她抓着我的臂膀。

「別管我，滾開！」我掙開她的手，將身體靠着路燈；我再也支持不住了。

「文！請你原諒我，不要這樣對我，不再給我痛苦。」她啜泣起來。

「哼！假惺惺！滾開！滾開！」我粗暴地推開她，正想抓她一巴掌，忽然，一陣眩暈，使我失去了知覺。

漸漸地，我又甦醒過來，發覺躺在自己的床上，刺目的陽光透過窗簾射進來，使我清楚地看見爸爸焦急的坐在床沿，他似乎整夜沒睡，一臉疲憊的神色。

「唉！孩子，你不能讓爸爸傷心呀，爸爸只有你……」他老人家哽咽着說不下去。我真覺得慚愧，爸爸費盡心機扶育我，我報答了他一些什麼？

「爸爸，我對不起你！」

「其實，這也不是你的錯，爸爸就一直把你當作孩子，沒想到你已經長大了。這樣吧，你應該跟珍結婚，你的精神才有寄託。」

「珍？」我想起了麗姊姊和陪着她的那個魁梧的男子。這，正是一個報復的好機會。

「爸爸，我答應你。」

六

籌備了半個月，我和珍總算結婚了。

舉行婚禮那天，我爸爸和珍非常親暱的在麗姊姊面前來回走着，而且不理睬她。

那晚上，我跟珍走過爸爸的門口，聽見李太太說話的聲音：

「你使麗姊姊苦地離開這裏，不要得殘忍嗎？」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我不能讓他娶個寡婦，我是有名譽、有地位的醫生呀！」爸爸

似乎是無可奈何地說。

「她付出太多的感情了。」

「我也知道，可是支票她却不接受，奇怪！」

「感情並不是任何東西所能補償的。」

「唉！雖然她不接受，不過我把它寄給張先生，待她到了那裏，再交給她。」

「是這麼一回事？」我發呆了，一手推開了珍，「麗姊姊！麗姊姊！」我像失了羈的馬，瘋狂地衝出門去。

早春

馬漢

漫長的一個月假期終於過去了。

今天一早秀珍就來叫我一道到學校裏去。我以為我們該是最早到學校的了，誰知到了學校才知道我們到得並不早，因為學校裏早來了很多同學。

在路上和校門口先後遇見玉蓮、美蘭和麗花。我們五個人聚在一起，大家都親熱地互相端詳着。大家的樣子都變了，玉蓮去年還比我矮一時，現在却比我高了，還有她們的身子也比以前豐滿得多了。我說：「你們都長高和長胖了呀！」

「你還不是一樣？」麗花說着，還向我扮了一個鬼臉。

「我們都長大了呀！」「小兒」美蘭笑着說，說得大家都作了會心約微笑。

佈告板前面早圍滿了人，因為今年度的班主任名單公佈出來了。我們也擠到人叢中去看。去年我們的級任「老母雞」改任三年級班主任了，我們六年的班主任是張毅堅。這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他是一位新來的老師。

「張毅堅是什麼樣子的呢？」我問。

「我們到辦公室去看看！」麗花提議着說。我們都同意了，一窩蜂似的湧到辦公室去，從窗口望進去。

今年學校開新班了，所以辦公室裏有好幾張新面孔。「張毅堅是哪一個呢？」大家咬噬地問道。

玉蓮說一定是那個矮矮胖胖的，麗花却說是那個瘦子；我却被一張面孔吸引住了：那是一位高度適中，又長得很結實而年輕的老師。他戴着一副近視眼鏡，正在和其他老師談着，臉上一直現出和藹可親的笑容。所以我指着他說道：「不，一定是這個才是！」

我指着他的時候，他恰巧回過頭來，被他看到了；我急忙伸伸舌頭，他却笑了起來。我們可被他笑得不好意思，嘻嘻地笑着跑開了。美蘭這小鬼還說：「他對你笑呢，玉玲！」我又氣又高興，握起拳頭打了她幾下。

上課鐘響了，走進我們六年級課室的果然是那個和藹可親的老師，他告訴我們他就是張毅堅，說着還在黑板上把名字寫出來。

今天只有收費。學雜費繳好了就可以回家，張老師忙着收費和開收據，一句話也沒有說。

今晚上床時，張老師那和藹可親的笑臉和溫文的風度。奇怪，我從來沒有這麼歡喜過一位老師，怎麼這位老師給我印象這麼深，使我老是覺得他會是一位易於接近的老師呢？

天氣熱，蚊子又多，所以下床來記了這篇日記。

× × ×
每年都是一樣的，收費、買書花去了兩天，今天才正式上課。

張毅堅老師開口了，他除了擔任我們的班主任以外，還負責我們這班的華文和算術。今天他花了整整一節的時間和我們談話。他談了很多話，我很留心地聆聽。下面是主要幾點。

他告訴我們說：「我是一個大孩子，比你們大了七八歲而已，去年我還是一個過着學校生活的師範生。現在來擔任你們這一班的教員和功課。我一定盡我的力量來幫助你們學習。上課的時候希望大家留心聽我講書，有不懂的地方，盡管提出來研究。下了課我就像你們的大哥哥，大家可以在一起打球談天。不過假如你們太頑皮的話，大哥哥要打你們的屁股的哩！」他這番既懇切又風趣的說話，說得大家都聽得入神，還被他引笑了。

× × ×
據老師說我們今年是畢業班了，年底要參加「升入中學考試」，如果不努力準備，就會被淘汰的，所以要我們加緊學習。

張老師的話句句動聽，而且句句都是金玉良言，我牢牢記在心裏。

× × ×
今天上華文課的時候，張老師把上個星期所做的第一次作文發下來。

在分發本子以前，他先用那雙銳利的眼睛向看全班同學掃射一遍。當他的眼光和我四目交接的當兒，我立刻像觸電似的離開了，臉頰莫名地起了一陣熱，我覺得他似乎很注意我。然後，他說：

「我很高興看到你們這麼用心寫出來的文章，而且都寫得很不錯，雖然不免幼稚一點，可是都能把自己心裏所要說的話說出來，不造作，不牽強，所以都是好文章。」

接着他把眼光射到我身上來了，說道：「這次做得最好的是林玉玲同學，她這篇文章寫得不但有內容，而且使人讀了有真實感，更可貴的是文字很熟練。」

幾個多嘴的男同學還喊着告訴他：我是去年高小組的作文冠軍呢！雖然我臉頰熱辣辣得我低下了頭，可是心裏頭着實很高興。

他還稱讚我一番，鼓勵我，要我好好努力，並且把我這次的文章朗讀給大家聽。

他爲什麼會對我這麼好呢？還是我的文章寫的寫得很好呢？

他的目光爲什麼老是射到我這裏來呢？

我不明白，但總之，今天是我的「最快樂的一天！」

班上要出版壁報了，這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因為過去只有全校性的「作業觀摩處」，沒有班級壁報的出版，這次我們可以說是創舉了。更值得驕傲的是四班六年級中還是我們這一班領先呢！所以同學們的熱忱很高，很快地決定出版了。

張老師把我們的壁報定名爲：「新綠」。他說這象徵着我們的壁報就像新生的幼芽，在陽光下欣欣向榮。

選舉主編的時候，同學們都推說：「林玉玲同學」。我偷偷打量着老師的臉色，他似乎很滿意。所以心裏偷偷地笑！不過我還是假意的推辭着，我說：「不要啦，我不會！」

張老師馬上糾正了我這句話，他說：

「不要說不會！有誰敢說會的呢？我們還不都是因爲不會才來學校裏學習的嗎？玉玲，不要說不會，不會就要學習。老師和同學都會幫助妳的！」

給他這麼一說，我就沉默下來，算是答應了。

接着還調了其他編委、美術設計和抄寫員，班上有三分之一同學分配到了工作。

爲什麼張老師這麼看重我，信任我呢？

不管怎樣，我一定要好好去做，這樣才不會讓他失望！

x

x

x

世界上有許多事情是非常巧妙的！

像今天發生的事情，你能說不是一個奇蹟嗎？

前幾天上課的時間，張老師就對我們說：「我住的地方離開學校太遠了，來往十分不方便，所以我得找靠近學校的住所，現在找到了，這個禮拜天就搬家，以後不但離開學校近，你們也可以常到我住的地方來討論功課！」

我們問他搬到哪裏？他不說，只說：「搬來了你們自然就會知道。」

今天是禮拜天，我睡得很遲才起身，起來的時候讀三年級的弟弟對我說：

「姐姐，不好了，學校裏的老師搬到我們隔壁的屋子來住了。」

我問他是哪個老師，他說：「就是你們的華文老師。」我不相信，連臉也沒有洗就跑到去看，果然，隔壁王伯伯家裏搬來了個新房客，他就是張老師。我去張望的時候，他正在掛壁畫，他從窗口看見了我，笑着問道：「哦，真巧呀玉玲，你就住在隔壁？」

我被他一問，才記起臉還沒有洗，頭髮蓬鬆鬆的，身上穿着睡衣，「哎呀」一聲急忙跑着回屋裏。

吃過早點我趕快過去問他要不要我幫忙。他說：「來得正好，玉玲，幫我把手裏的書收拾好。」

嘩！我這才發現他的書真多哩！兩個不大不小的書櫃滿滿擠着書，地上還有兩隻大籃子也裝滿了書。厚的書、薄的書；大的書、小的書，多得很多！我就像口渴極了得到了水似的，把書一本本的翻閱着，一本放下又拿起一本來翻。

「喂，玉玲，你到底在幫忙我收拾呢還是先要看個飽呢？」

我伸伸舌頭，說：「張老師，你的書真多呀！」

「不多。」他說：「好的書真太多了，可惜我沒有足夠的錢去買來看。」

接着他問我喜不喜歡看書，我說喜歡。他說：「我早就料到妳會喜歡的，文章好的人都是這樣的！」他又告訴我：以後要看書可以過來拿。

我心裏想：「你這麼喜歡看書，文章一定也寫得很好吧？」可是我不敢問。

x

x

x

我每逢星期一、三、五就到張老師房裏補習一個鐘頭的算術，時間是晚上七點到八

點。離開補習到現在已快一個月了。

那天，張老師叫我過去，對我說：「玉玲，你的功課中華文和英文都很好，可惜算術的根底差了一點，我相信這是因為妳喜歡看書而忽略了算術，這是錯誤的。要知道功課不能有偏向的。假如現在就開始有偏向，將來怎麼去接受中學的教育呢？我有一個朋友，文章寫得很好，可惜算術太差，結果不能升入高中。這是很可惜的！」

因此他答應每個星期抽出三個晚上給我補習算術。我就這麼給補習快要一個月了。我很用心地學，果然比以前有了進步，他也很高興，稱讚了我好幾次。

為什麼他要對我這麼好呢？我不明白。但每次想到他對我的態度，我心裏頭終是有一股說不出的喜悅。這又是為什麼呢？以前我怎麼不會這樣呢？

在他那裏補習了將近一個月，對他接近多了，就更了解他，也發現了他許多優點。

我除了知道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青年，很用功地利用時間不停進修之外，還知道他正在儲蓄錢，準備升大學。他告訴我他每月的薪水除了寄回鄉下給老母親花用之外，自己用剩的就儲蓄起來。此外他還利用課餘時間寫點文章投稿到報刊去，得到一些稿費來貼補生活費和買書看。

他始終沒有告訴我他的筆名是什麼。可是今天x x報寄來了一封信，他沒有在，鄭

差叫我代他簽名收下，我從信封看到「依玲先生收」的字樣，才知道他是副刊上寫小說的「依玲」。這位寫得很好的作者原來就是他！

可是他為什麼要用「依玲」做筆名呢？我的名字叫「玉玲」呀，難道說……。想到這裏我的臉頰又熱辣辣起來了。

他回來的時候，我便把信交給給他，他笑着說：「這總你知道我的筆名了？」我笑着點點頭，問他：

「為什麼你要用『依玲』做筆名呢？」

他先是笑着，後來他說道：「跟你說你也不明白的！」

這回還是我的臉頰熱起來。我急忙把頭低下來，不敢正視着他。他卻沒有說過任何一句話。

今天我才知道張老師是多才多藝的，真可以說是位一位天才。校慶快到了，學校準備開遊藝會，六年級每班得負責一個節目。我們班上在張老師指導下，準備演出教育性的歌劇「麵包」。由他導演和教所有的唱詞。

更幸運的是我被選為主角，演那個富有同情心的小妹妹。媽媽是玉蓮演的，另一個

男同學演乞丐張老大。

因為校慶期近了，所以要加緊練習。每天下午四點半到學校練習一次。

遊藝會於今晚上在世界裏的舞臺舉行了。到會的人除了同學外，還有家長們、董事們和各界人士，很是熱鬧。據說我們的歌劇「麵包」是最精彩的節目。散場的時候，張老師還稱讚我演得最成功，我正要得意地笑出來的當兒，忽然發現他身邊站着一位陌生但年輕又漂亮的小姐，年紀大約比張老師小一兩歲。我驚異地望着她，心裏在想：「這人是他的什麼人呢？妹妹呢，還是……」不禁失態地愣住了。

張老師發現我的失態，急忙說道：「玲，我給你們介紹。」當我聽到「玲」的時候，我禁不住為之一怔，誰知他却不是喚我，而是叫那位小姐。

「這是陳美玲老師，她是在×地教書的。」張老師給我們介紹：「這位是我喜歡的學生林玉玲。」

「你剛才演得真好，我的手都拍紅了呢！」那位陳美玲老師開口說道，露出一個迷人的酒渦和一排潔白的牙齒。我禮貌地謝謝她，但心裏却又是難受，又是妒忌她。

大夥兒在吃宵夜的時候，張老師和那位陳老師談笑自若，我看了難受得眼淚都快

滴下來，筷子停了好幾次。我為什麼會這樣呢？我自己也不知道。

回到家裏，媽媽怪我太遲回家。我大聲地叱喝着回答她，發了一陣脾氣。媽媽雖然很生氣，但是爲了怕吵醒家人，也沒有說什麼，只催我快些上床睡覺。

我怎麼老是睡不着呢？當壁鐘響了二下的時候，我還是在床上輾轉着。

我說不出我爲什麼難受，也說不出我的心情。我老覺得我一樣東西失去了，就像幾年前心愛的玩具失去了那種心情一樣。

x

x

x

昨晚太遲睡了，直到鐘聲響了三下，我還醒着，後來幸虧下了一場大雨，天氣轉涼了我才朦朧入睡。今天補放校慶的假，我睡到十點鐘才起身。

今天心裏還是很難受。

爲什麼難受呢？難道我真的是在「戀愛」了？那麼愛的是誰呢？張老師嗎？

張老師有一位陳美玲老師。他們是「愛人」嗎？這樣，我是「失戀」了？

我想不通，但眼角竟掛上了眼淚。

最後，我終於決定給張老師寫一封信。

信箋拿來了，寫了一句又撕一張，一共撕了七張，總算寫好了，心裏像有千言萬語

要說，可是却不知從何寫起。我的信是簡短的兩句：

張老師：

我想跟你做個很好的朋友，你歡迎嗎？請你坦白地跟我說，祝你永遠快樂！

玉玲 即日

寫完了，我把信封拿好過去，他剛好不在家，門沒上鎖，我把信擱在寫字檯上，上面壓上了一瓶墨水。

回到房裏，我的心像小鹿般忐忑跳個不停，頭很昏暈，臉頰熱辣辣的，我忽然覺得我成了大人了。

過了一會，我忽然害怕起來，想過去把信拿回來，可是當我從窗口望過去時，只見他正好從路上回來了，我害臊地把窗簾放下，倒在床上讓心去跳個不停吧！

x

x

x

今天上課的時候，我不敢把頭抬起來看張老師一眼，他也沒有叫過我，和我同座的羅花插我一把，說：「玉玲，今天你真像個新娘子呀！」我不加理睬，她討了點便宜也就算了。

吃過飯，弟弟跑來喊道：

「姐姐，張老師請妳過去補習算術！」

我這時不禁遲疑起來——去呢，還是不去呢？最後，我還是決定硬着頭皮過去看看。

張老師的態度很安詳，似乎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這才叫我稍微安了心。他先把今天講的習題向我講述一遍，又叫我算了幾個習題。然後，問我還有問題沒有。我告訴他沒有了，正想起身要走，他拉住我，叫我坐下說道：

「妳給我的信我看到了。」

我慌了，心跳得厲害，臉熱得發燙的，我希望有一個地洞讓我鑽進去躲起來。

「妳那封信的意思我懂得的。我們是師生，課餘當然像朋友一樣。只是妳信裏邊的『朋友』大概不是這個意思吧？」

我沒答腔。

「假如我沒猜錯妳所指的意思，那麼我告訴妳，快把這件事情忘了。玉玲，妳年紀還小，應該好好用功讀書。不過也不要不好意思了。我是個年輕人，明白像妳這個時期所含有的不正常的感情，它是不正常而且不成熟的，就像熱天裏的大風雨一樣來的猛，

來的快，也消逝得快。但是，不成熟的菓子總是苦的，不要太早摘取它，妳明白嗎？」

我木然點點頭。

「很好，回去仔細想一想，趕快把這件事忘掉，妳現在還年輕呢。我以後還是妳的大哥哥，你正如我的小妹一樣。」

「我明白了，你快別說下去吧！」我忽然像受了委屈地忍不住喊了，噙着眼淚跑回家來，倒在床上，我把被蒙着頭，痛痛快快地把哭起來了。

原來我以為我已經長大了，可是張老師卻把我當作小孩子，當作他的小妹妹！

汪自榮沒精打彩地躺在牀上沉思，而且還不停地嘆息着。

「真想不到會倒閉！」這句話不知說了多少遍了，可是總還要說，彷彿說了就有一種舒暢的感覺。

——汪自榮想起了他的新近倒閉的布店，心裏頭老是積着一堆不愉快。「以後的生活呢？」追根究底，人生的匆忙只是爲了肚子的溫飽；特別是失業的人，對眼前的「現實」簡直感到慌亂。

從牀上懶洋洋的起來，汪自榮想到朋友家裏去問問職業。恰巧這時，妻子進房來了，笑着說：「我記得你曾經說過你有一張教師註冊證！」

「哦！」汪自榮像是蘇醒過來的樣子，停了一停，說道：「你的意思是要我重新執起教鞭嗎？」

「眼前也沒有別的路好走了。」

汪自榮又跌入沉思的網中。他想起了過去，覺得教書也蠻不錯的，因爲，「只要弄一點手段，教育圈子裏的路隨便也走得通。」

剛好是年尾，各地方的學校都在聘請教師。於是，汪自榮匆匆穿好了衣服，到街邊的一間咖啡店坐下了——他只是來看看報紙上的廣告。

他的視線終於在「南洋新聞」版的右下角停着了——

徵聘教師啓事

本校擬聘請一九五七年度華文教師，資格須合格，薪金依照政府全新等級計算，食宿自膳，有電應聘者請投函本校，合則函聘，不合恕不答復。

R 華標準型華文小學校啓

「以我哦前初中畢業而沒有受過訓練的資格，薪金一定不很可觀！」看完了報紙，心裏盤算着待遇，老覺得教書不合理想，因爲家裏還有兩個孩子呀。但是，除了教書，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工作，當下，就這樣決定：「就隨便的混混吧！」

回到家裏，他汪自榮構思着「履歷表」。在這個窮臭的南洋社會，「資格」是頂重

要的，學識之有無尚不打緊——可是汪自榮老是無法把「初中畢業」改為「高中畢業」或「大學肄業」。經過一陣長久的思考後，只能發出「經驗」來——在「履歷表」上任意添上一些任職過的小學校，儼然以老教師自居。

「履歷表」和應徵信的草稿打好後，汪自榮就用毛筆抄正一番，那裏知道越抄越歪斜，字體也大小不一——這也難怪，因為自從商以來，汪自榮就不會執過毛筆了。

「俗語說：『先敬羅衣後敬人』，字體不漂亮也不行的呢！」想來想去，想起了一位研究過「鄭板橋體」的朋友，一手小楷寫得蒼勁而秀麗，如果請他寫，對方接到「履歷表」時不稱讚才怪呢！……

第二天，汪自榮終於滿意的將應徵函件付郵了。

二

汪自榮，今年只不過三十來歲，個子長得瘦削，一張小而尖的嘴巴，配合着一個高高的鼻子，看起來有點像「瘦皮猴」。

戰前，父親是某棕油廠的「包工」，家裏存有幾個錢，而且還是C中學的副董事長。那時，汪自榮正在C中學裏唸書，只因懶惰成性，對課本一絲敷衍，結果初中一和

初中二部考得一個「留」字，幸得父親「荷頂」大，只一封短短的信，校長就「特別通融」，准予升級。——照理，有這樣的一個好機會，自己應該發奮圖強才對，偏偏他以爲父親有勢力，年底的升級毫無問題，因此，在校上課的時間就成了他的「過蛋時間」，教師莫奈他何，在外頭，他的行爲更是糟透：賭博、抽煙……樣樣都會；當時，有人在他背後這樣說：「那裏像個中學生？簡直是個小流氓嘛！」

初中三將要畢業的前二個月，汪自榮的父親死了，聽說是患了腦充血死的。這當子，汪自榮可並不十分悲傷，因為父親的遺產相當可觀，而他是獨生子，遺產無疑是屬於他的了；家裏剩下一位年老的母親，却以「溺愛」的方式來管教兒子，這樣，一切都可以「我行我素」了。

初中畢業了，汪自榮自然得了一張畢業證書（C中學有一條「慣例」：畢業生不管及格不及格，一概發予畢業證書），離校後，却打算升高中，而只遊手好閒，因為他覺得：讀書太沒出息了，有些不懂字的人也當起老闆呢！

自榮的媽雖然溺愛兒子，可也想到兒子的將來：「榮兒，你總該有點事做——錢用完了，你該怎麼辦呢？」

「到時才打算吧！」汪自榮滿不在乎。真的，一個沒有受過生活煎熬的人，他總以

爲生活就是享福。

荒唐的生活繼續了好幾個月，汪自榮漸漸覺得面臨困境了——他在賭博裏輸了太多的錢。有一次，因爲想用騙術撈回本錢，不巧給賭徒們識破了，圍着他痛打一頓。

「榮兒，你不能再這樣胡鬧了！」做母親的有點懺悔，事到如今，也只得用「勸」的方法了：「再不找工作做，你媽將會餓死的！」

經過幾個晚上的思考，汪自榮終於順從了母親的意思——找一份適當的職業。在辛苦的奔走下，他結果當了一名小學教師——這當然是合格的囉，因爲在戰前教師很吃香，莫說中學生，就是高小畢業生也有應徵爲教師的。

不久，日本的鐵蹄蹂躪到馬來亞，對於知識份子特別虐待，甚至屠殺、活埋。汪自榮畢竟有「先見之明」，日軍來了，他一意避難，巴結，作了日軍的走狗，當時就有不少忠勇之士給他陷害了。日軍投降後，他手中已有一大筆的「橫財」。

光復時期的馬來亞，一些抗日兵士到處捕捉走狗們來「報仇雪恥」。汪自榮怕人們問起自己的罪行，就逃到L坡去，在那裏仗著一筆「橫財」發達起來：開布店、買屋……重新過着公子哥兒的生活，再也不當一名寒酸的教師了。

「一切都得靠時機呀！」自鳴得意是免不了的事。

過了幾年，母親死了。這之後，汪自榮更是輕鬆得兩袖清風。

再過幾年，他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太太——這太太是在舞場裏邂逅認識的。他娶她，是因爲她的美貌；她嫁他，却以爲是找到了終身的倚靠。

所謂「飽暖思淫慾」正是有錢人的寫照；汪自榮自然也不能例外。

由於對生意懶於照顧，店裏的賬漸漸產生了「入不敷出」的趨勢；照理汪自榮在商場上混了這麼多年，「挽救頹勢」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却偏偏因爲一次與一位富商的豪賭，輸得手頭有點周轉不靈，加之負債累累，就只得咬着牙齒把店賣給別人了。

於是，汪自榮潦倒不堪了！

於是，汪自榮又想闖進教育圈子來！

三

R埠小學終於寄來了聘書，汪自榮的一顆不安的心也恢復了平靜。

離開學前的二日，汪自榮就打算買一枝「威士忌」及一隻雞送給校長，藉此打好初步的「友誼」。可是汪太太反對：「你是學校聘請的嘛——如果你要求校長幫助的，那就該送禮了！」

「活在這個社會，「捧」和「吹」是少不了的！」汪自榮對太太的「無知」感到可悲。

禮物是買成了，可是爲着那花去的一筆錢，兩夫婦痛心了一整天。

x x x x x

R埠是一個人口衆多的山城，因此這間小學校的規模也相當大。校長馬正仁是個典型的教育工作者，甚得學生們的愛戴。

汪自榮帶着家眷從L坡趕來，到校後，迅速佈置了一切——最顯著的是擺在書架上的一套「佩文韻府」及廿二冊的「魯迅全集」——那是他在七八年前從外地買來的「裝飾品」，現在可以用來顯顯身價了。

會見了校長後，汪自榮立刻把禮物送了上去。

「唉！汪先生，你這是什麼意思呢？」馬校長對這一種「拍馬屁」的藝術懂得太多了，因此也不顯得尷尬，索性就收了下來。

「噢！我一向尊敬您馬校長，這一點小意思就算是……」嘻嘻！汪自榮想不出話來說。

「汪先生精通音樂、圖畫、體育，本校能得到你來幫助，真是莘莘學子之幸

了！」馬校長這一番話倒不是出於恭維。

「嘻嘻！那裏那裏！」汪自榮可樂得心花怒放，停了一停，說道：「過去我任職過的小學校員多，從復歷表上……」

「復歷表？」馬校長只知道「履歷表」。

「嘻嘻，是的……」

「汪先生，你說的應該是「履歷表」吧？」馬校長皺眉了。

汪自榮猛的一驚——到今天他才知道「履」字的讀音是「黎」而不是「復」。狼狽了一會，才紅着脸說：「是……是因為太多年不用這個字了，一時記不起它的讀音來……」

「年紀大了，腦子的記憶力也衰退了！」馬校長不給他太難堪。

「您說得對！您說得對！」汪自榮這才笑了起來：「從履歷表上，您也知道我是個很老的教師了……」嘻嘻……末書說：「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際此華文教育飄搖不定的當兒，我又負起保衛的責任了！」

「汪先生精神可嘉！」

「嘻嘻……」

汪自榮的心目中以為：馬校長是「自己人」了。

四

開學那天，汪自榮穿起他自認為最具美感的一套西裝，走起路來威風得不得了！因為他是「五年級乙」的級主任啊。

開學典禮的時候，馬校長照例介紹新的教師與學生認識。當介紹到汪自榮時，馬校長說：「汪先生是教育界的前輩，擔任五乙的國語，高年級的國工、音樂、體育……」

一陣掌聲響起來了。

汪自榮笑了，那張小而尖的嘴巴形成了「畸形發展」，引得學生們一陣哈哈。

這時，汪自榮忍不住上台去說話了：「各位之董事，各位之馬校長……」

「哈哈！」學生們又笑了。原來他們感到莫名其妙：為什麼「各位」下面要放一個「之」字？馬校長只有一位，為什麼要說「各位之馬校長」？

汪自榮還以為學生們在喝采，就滔滔地說下去：「兄弟本來是做生意的——不，不，兄弟以前辦書，後來才做生意，在商場上混了好多年，所看到的都是一些奸詐、虛偽的臉孔，使兄弟感到灰心——嘿！簡直可以說是絕望！後來想到教育是一門最神聖、

最高尚、最清高、最……的一門職業，所謂百年樹人，又所謂十年樹木……」

講到你們，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又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如果沒有受到好好的教育，那就是國家的不幸！社會的不幸！因此，兄弟就捨西從……」

「嘿！從教，重新跟孩子們生活在一起，希望……」

「嘻嘻，有說得不對的地方請指教指教！」話雖然簡短，但汪自榮已經是滿頭大汗了。

學生們的拍掌聲中，夾着一陣陣的議論。

x

x

x

x

當天下午，一位名叫陳丁的教師找汪自榮談話了。

「汪先生，你這麼久沒教書了，現在再拿起書本對學生講解，不是會感覺到很生疏嗎？」

「嘿！教書是平常的事嘛！」汪自榮一心想收服這位年輕伙子：「不是我誇口，中學時代的幾何、代數，我現在也還做得出呢！雖然，我曾經做過生意，但也經常和一些教育界人士來往的，因此，學校裏的事情在我是瞭如指掌！」

「哦！你是說我會對課本感到生疏，那裏會，我是老教師嘛……」這一番話有點難聽，陳丁聽得糊裏糊塗，到最

後一句「我是老教師囉」才算找到了「主旨」。

「汪先生，你的教書經驗能不能告訴我一點呢？」

「嘿！你問的問題太廣泛了！太廣泛了！」汪自榮心裏有點慌：「我一時也難答得出來！」

「你太客氣了！」

「嘿！汪自榮可想到了幾句適當的話：『有學問的人往往是謙虛的——我雖然不是甚麼博士之流，但經驗是有的……』嘿！如果說不出，人家會說我出風頭！不過，我確是老教師，不然學校那裏會聘請我……」

陳丁感到失望了。原先，他是想向汪自榮請教關於教學的意見，不料談來談去總是個零。

「年青的教師總要向老教師學習的！」總算汪自榮給了陳丁一句「座右銘」……

五

上了一個星期的課，汪自榮給學生們的印象是精神散漫，講解模糊，比喻更是不倫不類。

當然，沒有教科書裏的一些註釋，汪自榮就無法上一節課；由於他的教學法太刻板，許多學生上他的課時都感到索然無味，昏昏欲睡。

可是，汪自榮却大言不慚地說：「國語不需要講解得太詳細，太詳細了你們更不感興趣！照我的意見，最好是無師自通！」

既然最好是無師自通，為什麼自己又要為人師表呢？——學生們的心裏這樣想着。

「有一些太深奧了，教你們也不懂！」其實，汪自榮所指的「太深奧」正是適合學生們的程度，因為自己不懂，只得拿這句話來作「擋箭牌」了。

一天，一位學生站起來說道：「汪老師，教我們怎樣查字典好嗎？」

「查字典？」汪自榮又面臨了一個難題。說句老實話，他從小入學到現在還不會買過一本字典，遇到的生字就以「有邊讀邊，無邊讀中間」為準則，再不然就用「左形右聲，上形下聲」的辦法。當下，遲疑了一會，問道：「四年級的先生沒有教你們嗎？」

「沒有。」

「其實，查字典太浪費時間，很多學生因為查字典而誤了作業！」汪自榮的「怪論」是隨時可想得出的：「照我的辦法，當先生唸課文的時候，你們在字旁注音，非常便利！」

「用注音符號嗎？」

「唉！」汪自榮又幾乎急出一身冷汗：「注音符號到六年級才可學，現在學太早！」

「汪老師，我已買了一本字典，不學查太可惜了！」

「唉！是的！是的！」汪自榮感到有點棘手。不一會，又答着說：「查部首就可以的！」

「部首？……」

「嘿！是查部首——這辦法很難，改天才教你們！」所謂「改天」，無非是讓自己有個趕緊學習的機會，要不然就難於應付了。

汪自榮的國語課就是這樣進行着，情形雖然是一團糟，可是却不想求改進——連起碼的上課前的準備也沒有做到。

誰知道汪自榮曾經是個浪子呢？

六

汪自榮自存能承當圖畫、音樂、體育三科，原因是可想而知的：大凡能教技能科的教員很少，而能教技能科的，飯碗大致無「跳舞」之虞。

汪自榮抬着「假招牌」，處處得掩飾自己的無能，在精神的感受上很不舒適，幸而他具有商人的機巧，同事們和學生們還不敢小視他。

一般人的意見，認為教小學可不須要專家，不過對所教的學科總得能勝任愉快，否則將無從教起。——汪自榮對圖畫最不感興趣，求學時代也很少畫過圖畫，可是以他這樣的「水準」，却能挨過一節一節的圖畫課，你說怪不怪？

其實，一個沒有責任感的教師要「混飯吃」是頂容易的，因為只要在上課時到教室裏坐坐，其他的事情可沒有人要管——在教室裏可以施行「通盤計劃」，反正小學生年紀輕，不懂得「造反」這個名詞。

這麼說來，汪自榮的圖畫課在「大行其道」是不足為奇的。不過，我想還是把他的「教法」介紹一番：

最先，幾乎每節都是「自由畫」，讓學生胡亂塗鴉，自己在講台上大模大樣地看報紙，黑板上壓根兒沒有畫過一條線。

後來，覺得要換換花樣才可維持自己的「信譽」。於是，他乘着星期日到S城的大書店去買了一些「標準水彩畫」、「現代鉛筆畫」，以及粉筆畫、蠟筆畫等等的範本回

來，再把那些稿本攝成活字；上課的時候，就分給學生每人一張，要學生做畫，畫完後收回來，再次調換分發，於是下一節的圖畫課又可以換過。

可憐學生們被蒙在鼓裏。

進一步，汪自榮想在同事面前顯露一點藝術才華，可是知道自己永遠也不會畫出一張圖畫來，不禁有點遺憾。不過，有個補救的辦法，那就是「高談藝術」。辦法既定，汪自榮就買了一本「美術與文化」，一連幾夜把它看完了，只不過印象模糊得很，因為他一向沒有讀書的習慣。

「我說，美術能夠增加人們的快意，歡笑，悲哀，愁苦……嘿！直接影響人們的精神，間接影響人……人們的意志……」

一天下午，汪自榮和幾位同事在一起聊天，想起剛讀過不久的「美術與文化」，就搖頭擺腦像背書一樣背出來。

「老汪對美術倒有相當研究！」一位同事讚道。

「唉！其實，很平常嘛！」汪自榮的得意完全表露在臉上：「……文化與美術既已長足的進步，便需要我們去尋求，去鑽研……大家憑着這種有意義而又富於……去發展美術，去傳播文化……」背到這裏，他再背不下去了。

「老實說，我連「藝術」兩個字還含糊不清！」年輕的陳丁有意無意的說了一句。

「哈！連藝術都不懂，真是，真是……」

「那麼，就請你解釋解釋啦！」陳丁跟着又說了一句。

「藝術嘛，就是……」汪自榮這下可慌了，但他還想繼續說下去：「藝術是一個名詞！唉！藝術就是藝術！」

同事們都笑起來了。

汪自榮的臉上沒有了光彩。

七

浪子的本性終不能掩蔽得太久；有一天汪自榮竟向幾位要好的同事提議說：「做書生活太無聊，我看還是搓搓麻將解解悶吧！」

當然，所謂「無聊」，那只是賴先生講的話。

「為人面表，到底不能打麻將啊！」有位同事這麼說。

「唉！你誤解我的意思了！」汪自榮擺出「老手」的姿態：「打麻將有兩種目的，一種是賺錢的，另一種是「衛生麻將」，專門打發無聊時間——我提議的就是「衛生麻

將」……」

同事們都沒有答話。

「麻將我有，現成的……」原來汪自榮把以前買的麻將也帶到學校裏來。

「我看馬校長……」

「嘿！那老東西你怕他——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哼……」汪自榮滿臉傲色。

結果，汪自榮總算說服了大家，挑起「衛生麻將」來。

汪自榮既然熱中於投「衛生麻將」，學生的作業就越積越多，有些甚至延遲到一、二個月才發還。

汪自榮自己懶惰，却又對同事的勤勞看不過眼：

年輕的陳丁本是師訓班畢業的，常常把書本上得到的及自己研究的教學方法加於試驗，態度非常認真。

一日，陳丁帶了一些教具到三甲班上課，汪自榮看見了很不快意，對一位同事說：

「陳丁真會假正經——其實，教具沒有一點兒用處。」

「老汪，現在新的教學方法都是主張多用教具的。」

「呸！準備教具太花時間，不着實際！」汪自榮擺起卑視的態度：「我看，陳丁是

想討好馬校長！他媽的，這小子真會托大調，拍馬屁……」

「老汪，陳丁倒真是勤勞的！」

「嘿！你也看不出他的偽裝麼？」汪自榮的尖嘴巴微微一歪：「其實，師訓畢業有什麼了不起！所學的什麼分組教學法、設計教學法……嘿！都是老套——其實，咳，馬馬虎虎算了……」

「……」那個可靜默了。

汪自榮以為陳丁討好馬校長，却不以為自己討好馬校長，這矛盾是永遠的。

為了鞏固自己的職位，汪自榮又送了一次禮物給馬校長，並且還有一番極得意的報導：「馬校長，我認為我應該為學校找一條賺錢的路，因此，我命令學生多多寫大楷和小楷，讓他們多買學校的簿子，這樣——嘻嘻！學校可有好的收入！您說，這辦法好不好？嘻嘻……」

「你很愛護學校！」馬校長雖這麼說，可是心裏却開始懷疑汪自榮的為人。

八

一年一度的校慶又來臨了，「教師會議」議決舉行一個小規模的遊藝會及圖工展覽

會。

汪自榮感到極大的不安了，因為他是音樂教師，得負責幾個遊藝節目；而且，連圖畫也得拿出「示衆」。

汪自榮教音樂，向來是採取流行歌曲——他會唱嗎？不，他是從收音機裏聽會的。自然，「騎來米花梗」他是懂的，只是樂理却完全不懂。什麼是四拍四？二拍二？一撇不懂！

爲了應付這一次校慶的遊藝會，汪自榮這樣決定了：只負責四首合唱曲，其他表情歌劇由中、低年級音樂教師林晉小姐擔任。

林晉經不起汪自榮的苦苦哀求，答應了。

圖畫怎樣辦呢？——汪自榮曾向馬校長推辭說：「我久已不畫圖畫了，恐怕……」

「汪先生，你屬太謙虛了！」馬校長的面孔嚴肅着：「這一次的校慶，每一位教師都有責任！你是圖畫教師，照理更應該交出作品來！」

汪自榮頹喪了。回到房裏，太太也在陪着發愁。

「請人代畫不是可以嗎？」還是太太比較聰明。

「嘿！嘿！是的！是的！」汪自榮可猛的跳起來：「妳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啦——」

我想起一位在S級畫廣告畫的朋友，他的圖畫是頂呱呱。……」

汪自榮借故向馬校長請了假，連夜搭長途火車到S級去請老友救救「燃眉之急」。

x

x

x

校慶那天，汪自榮有幅作品陳列着，兩幅都是山水畫，彩色鮮艷，畫面美麗。

「老汪真有一手！」同事們都這樣讚美着。

「嘿——」汪自榮簡直是鼻孔朝天了：「我是在夜裏畫成的，沒有人知道，嘿，如果出外去寫生，畫面也許會更美麗些……」

可是，汪自榮的「高足」的圖畫却糟透了，同事們狐疑着，却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晚上，是遊藝會。

汪自榮領導的五六年級合唱團是第一個節目；所選的歌曲雖然是流行一時的，歌唱却還不算肉麻，只是欠缺一種健康明朗的氣氛。演唱的時候，汪自榮拿起指揮棒胡亂地上下左右擺動着。到第三首歌時，指揮棒不小心從手中跌下來了，幸而唱歌的沒有因此而慌亂。

觀衆沒有發笑，算是汪自榮約幸運。可是，低年級音樂教師林晉却在抿嘴偷笑了。

從前時候，汪自榮是經常玩女人的，自從執教鞭後，由於學校環境的使然，漸漸的讓荒唐的心停止活躍。

可是，打從林晉點首答應他負責教訓那一天起，汪自榮又死灰復燃了——他總覺得：林晉是看得起他的！

一日，樂着和三位「麻將同事」聊天的當兒，汪自榮嘻皮笑臉的先提出一個談話材料：「我說，林晉那妮子長得頂不錯的！柳腰，鳳眼……」

「怎麼啦？人老心不老啊！」

「咳咳！說女人嘛，又不是玩女人——其實，就是玩女人也很平常……」

「嘻嘻！老汪對男女間的事情看得開啊！」

「咳咳！我一見着林晉，心神就不安定，老想……」

「不怕你太太嗎？」

「怕什麼？」汪自榮挺起了胸膛，隨即停了一會說道：「求學時代，我曾經是個戀愛高手——咳！說給你們聽也不要緊——那時，我曾經在班上偷吻了一個女同學，哈

哈，給我威嚇一下，她就不敢去報告校長……嘻嘻！」

「談談你的戀愛史吧！」三位「麻將同事」都是光棍，一聽到女人的事情就禁不住精神百倍。

「戀愛史麼？咳咳，我和我的太太是在舞廳認識的，我當時被她的美色迷住了，就把她娶過來——中間沒有經過戀愛。現在，咳咳，老實說，有點厭了……」汪自榮嚥了一口涎。

「……」六隻眼睛仍舊期待着汪自榮的談話。

「從前的時候，我找過高等妓女——你們不要笑呀，其實，人生就是享福；你們年紀輕，更不可沒有女人——咳咳！有一次我還在外面養了二個女人呢……」

「太太不吃醋嗎？」

「我有自由權呀，太太管得着麼？——只要給她一點錢，萬事都解決了……」汪自榮得意地笑了。

「老兄真算得上享盡人間樂福了！」

「就是林晉那小妮子——咳咳，只要略施手段——咳咳！我的話這裏說這裏完，你們可不能到處宣傳呀！」

三位年青的「麻將同志」宣誓不把汪自榮的談話公開。恰巧這時，林晉從他們旁邊走過了。

「老汪，出功夫呀！」

「喂！林小姐——嘻嘻！我說，妳跑路的姿態就很美……」

「汪先生，你說什麼呀？」林晉面紅了。

「嘻嘻！林小姐，妳的嗓子也夠甜……」

「呸！林晉不理睬的走了。

「老汪，你遭受空前的大失敗了！」笑聲立刻響起來。

汪自榮一臉狼狽地想著：「別的女人都喜歡人家稱讚的呀，為什麼林晉却不？」……

10

在一連二天內，R小學校發生了兩件驚人的事情，主角當然是汪自榮。

是什麼事情呢？——其實也是我們意料中的：

就是那天下午，辦公室裏只剩下林晉在批改作業，恰巧給汪自榮看見了，心裏想：這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呀，應該逗逗那小妮子玩玩。

當汪自榮走進辦公室時，林晉的臉上就呈着不愉快。

「林小姐真勤勞呀，為教育而勞心勞力！」劈頭一句就無聊得很。

「……」

「嘻嘻！妳改什麼作業？——嘻嘻，原來是作文……」汪自榮走到林晉的身旁了：

「妳的字寫得真不錯呀……」一邊說，一邊毛手毛腳起來。

「死鬼！不要臉的！」林晉嚇得連忙站起身來，衝出去了。

「嘿嘿，不識趣！」汪自榮滿不在乎地在辦公室踱着。

不一會，汪太太來了，像一頭喘氣的老牛——這時的汪自榮倒有點吃驚起來。

「你這死鬼，你對得起我嗎？你你——你竟敢調戲林小姐……嗚嗚……」汪太太竟哭了：「我以為你來教書了，會改變你的行為，想不到還是和以前一樣……嗚嗚……」

後面緊跟而來的是幾位同事。

「你說呀，你對得起我嗎？」汪太太越說越大聲了：「我們已經有二個孩子了，你還是那麼無恥，嗚嗚……」

面對着同事，汪自榮的臉子是盡失了，不由得狠起性來，一個「五爪糖」往太太的頭上一送，說道：「我要你管？我如果不把妳娶回來，妳還不是給人懷抱的腰貨？……」

吓！他媽的！」

不用說，汪太太是在呼天搶地了。

幸得同事們的拉拉勸勸，這一幕戲才算閉幕——可是，這一幕戲的內容却很快的傳出街場去了！

也許是汪自榮的「命運」壞吧？第二天的下午，當他上六年級的體育課的時候，又得了一場「難」——

一位頭皮的學生，向來喜歡打籃球，然而却得不到人家的指導；而汪自榮來了以後，一口誇讚自己是個「籃球健將」（他熟讀「籃球規則」，說來頭頭是道，學生真的以為他玩得一手好籃球），却不會摸過籃球——這怎能使那位頭皮的學生心服呢？於是丟了一個籃球給他。

「撲！」汪自榮怎樣了？原來鼻子給籃球擊中，鮮紅的血從鼻孔裏流出來。

「哈哈！汪老師連接籃球也不會！」全體同學笑了。

蕭耶和氣憤撞擊着汪自榮的心靈，一時忍不住了，就用哨子往那位頭皮學生的頭上重重一擊。

「啊！」當然，那一個也流血了。

於是，騷亂、議論、咒罵……佈滿了全校。

「唉！」汪自榮開始嘆息了：「真想不到這間學校就是我一生人最失意的地方……」

可是，汪自榮卻從來不怪自己。

二

自那兩件事情發生以後，汪自榮就時常聽到一些外界的攻擊，認為他是教育界的敗類。

這時又剛好是第三學期末，每位教師都在等待着董事部的「續聘書」——汪自榮明知沒有希望却也抱着希望。

教師的位置畢竟是不容易找的，因為每年有很多高中畢業生及師訓生出來執教；想到這點，汪自榮又不得不計劃一番。

「還是找馬校長幫幫忙——馬校長是自己人呢！」想起馬校長曾接受過自己的禮物，汪自榮恢復信心了。於是，便到馬校長房裏去。

「馬校長，我來到現在還不曾求你做過一件事情，現在，嘻嘻——」汪自榮不敢立

即把話說出來。

「什麼事呢？」馬校長要睬不理的樣子。

「就是——嘻嘻——就是留我的職位……」

「這是董事部的事情呀！」

「您就幫我跟董事長說說……」

「哦！」馬校長停了一停，隨即搖了搖頭說：「我沒有這種權力——我是聽說董事部不留你了——唉！汪先生，教育飯不容易吃啊……」

「馬校長——」

「你想，你來了以後，學校的風氣變得那麼壞呢？——打麻将，調戲女教師……」馬校長無限感慨：「唉！汪先生，你已經這麼大年紀，同時也是個老教師，總知道學校是個神聖的地方吧……」

不等馬校長說完，汪自榮就氣憤憤的走了出來，心裏暗自罵道：「呸！×你媽的屁校長，喝了我二枝「威士忌」，吃了我二隻雞，就連這一個小小的忙也不肯幫，呸……呸……」……

雖然學校無禮之意，汪自榮就起了搗蛋之心，儉辦公室的紅墨水，毀壞辦公室的

「姐！真想不到我們能生活在這幽美的環境裏。藍空中飄蕩着潔白的雲兒，地面上的綠草如茵，椰樹婆娑，紅瓦白牆相輝映於綠叢中，多美麗啊！」說到最後，她似乎覺得有點陶醉，飄飄欲仙了。

英冷冷地端詳玲被夕照映成金黃色的面龐，冷冷的，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從喉嚨中吐出來：

「可是，別忘記那爲了我們而勞碌半世的父母。」這冷冰冰的語氣，令人悚然；玲也陷入無言的沉默中。

一陣愉快而又響亮的笑聲，從耳際飄過，兩個同學露着笑臉，和她們擦肩而過。玲受着這充滿着生命力的笑聲所鼓舞，眼睛發出光芒，激動地說：

「姐！別老是往壞處着想。讀好書，是我們當前最迫切的責任。別把煩惱侵入我們年青的心，在困苦中，唯有活得更堅強，才能生存。」望着玲慷慨激昂的神情，英也不期然地發出會心的微笑，深深地咀嚼這說過不只一次的話。

夜晚。

書房生自靜寂的燈光，早已熄滅了。四下一片寂靜，除了蟲鳴聲外，偶而遠處傳

來一兩聲犬吠。

隔著女生宿舍的籬笆外，有一間低矮而簡陋的亞答屋。從那屋內搖曳不定暗淡的煤油燈光中，隱約可以看到兩點淡紅色的火點在移動，這是從熨斗中透出來的亮光。英正向懷著身子，吃力地提起笨重的熨斗，正在用牛乳箱板釘成的桌上熨衣服。豆大的汗珠從她的額上冒出，流過鼻梢，跌落在衣襟上。在這昏暗的燈光照耀下，她的臉色顯得更陰鬱，眼色灰黯無光。一陣頭昏，她辨不清眼前的東西，胡亂的揉了揉，下，神志才開始恢復過來。

「咚咚，——沙沙……」一陣清脆的桶擊水聲，在這寂靜的夜裏傳開來，顯得單調而又深重。隨著從屋裏漏出來的微光，玲在井邊清洗衣服。

一陣風吹過，燈光也跟着搖搖欲滅，隨著風閃進了玲。她放下手中的桶，拿條浴巾披在桶上，難免塵埃沾污了桶內洗淨的衣服。輕哼著歌兒，邊用浴巾揩乾手臂上的水珠，邊走到英的身邊。出其不意地把英手中的熨斗奪過來，一面溫柔地對英說：

「姐！你累了！早點去休息吧。」

「不，妹妹，我不累，你才洗好衣服回來，更應該歇一歇。」

「姐！你又不聽話了，醫生說，你不能操勞過度，你忘了嗎？」

英瘦乏的身子，實在不能維持下去了，只好依順妹妹，慢慢地走到床鋪上，斜依著床，閉眼養神。

「噯喲！」正在熨衣的玲，忽然驚呼一聲，英連忙睜開眼，慌忙地走到玲的身邊，著急地問道：

「妹妹！什麼事？」

玲把含在口內的指頭拿出來，食指被熨斗炙紅了一大塊。英急忙地替她搽上一點肥皂沫鼓起腮，用勁地吹著，頻頻地問道：

「妹妹！還痛嗎？」

「不痛了，看你急成這個樣子。」

玲忍著痛，苦笑着回答。

晶瑩的淚珠，却沿著臉頰撲撲簌簌地滴下，英用手背抹去她的淚，微帶著責備的口吻，愛憐地說：

「你還說不痛，看你的眼淚卻直滾下來。」

「姐！」

玲嗚咽地撲進英的懷裏，像依偎在母親的懷抱似的，露出了甜蜜的微笑，英也激動

地擁抱着妹妹，熱淚開始縱橫地掉落。

苦難像根千年苦藤，牢牢地把她們纏在一起，在重重的煎熬下，她們的心已經熔合爲一了。

x

x

x

放假了，英和玲，也從這近海的山城，回到自己的故鄉去。在假期中，她們每天早上摸黑跟着媽到膠園割膠。中午又背着鋤頭到自己新芭地去種植膠苗。

一個無星無月的晚上，天氣過於悶熱，玲輾轉床上，難以入眠。看看身邊的英，早已入夢鄉了。

玲正在腦海中，盤算自己在假期中所得的工資是否足夠應付下學期的用費時，忽然聽見隔房父母正在唧唧私語，定神一聽，就聽到爸無限感慨地說：

「唉！行情越來越壞，一擔梔子只有七十多元，這個月二百多塊的收入，隨着行情一落，只剩下百多塊了，扣了伙食，沒有剩錢可以給英兒她們交學費了。阿英的媽，你看這樣，要不要繼續讓她們唸下去呢？」

媽也微明道：

「只怪我們窮，拖累到孩子們也跟我们一道受苦，要不然，她們今年已經進入大學

了。就是再窮，我也要拼了這條老命，多找點工作來做，好供給她們讀書。何況，她們自己也會刻苦耐勞，洗點衣服，來補貼自己的用費，我那忍心不讓她們讀下去呢？唉……咳……」昨天在膠園淋到雨，受到寒，媽的喉嚨病又發作了。

「阿英的媽，我這個做爸爸的，也實在不忍心讓這樣聰明孝順的孩子失學呢。」

接着是一陣沉默，還是媽打開僵局：

「阿英的爸，只怪我老，急昏了頭，我這邊還留下一件當年我媽去世時給我的一枚戒指，只要把它拿去當了，給阿英她們做下個月的學費，以後的，再慢慢打算，弄到實在沒有辦法時，就把那三畝新芭賣給別人吧！爲了孩子的前途，我們也只好忍心把已長得杯口大的新膠樹賣掉。咳……」

「可是，這個新芭地，扣去了肥料費，僱用短工費，請人家接種的開支，就已經欠膠泰頭家千多塊錢，就是賣了，剩下的也抵不足她們整個學期的學雜費呢！可是到時，要是急要錢，我也只好忍痛把新芭賣掉。」

這一晚，玲的淚洒濕了滿枕頭，她雖不是弱者，但處於真情之下，怎不令她心酸呢？日子一天天過去，離開第二學期開學，只有三天了。玲的假期作業，還有一大半沒有做完，英忍不住責問她：

「妹妹！你變了，你這幾天，為什麼老是上克民的家呢？難道你不知道他是個花花公子，憑着他父親幾分臭錢，就胡作亂為。我希望你深深地反省一下，父母親是那麼樣地苦心孤詣地栽培我們，而你目前這種行為，怎樣對得起父母呢？我請求你不要再錯誤下去，爲了你的前途，爲了爸媽，你要好好地想想！」

英向她發出這一番哀求，使得玲痛苦地低下頭，拿起四五天沒有摸過的書本，可是眼前的字粒，一顆顆地凸出來，在她面前飛舞似的，她辨不清那是什麼字，老半天，還看不完一頁她最喜歡的劇本。一題證明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相等的定理，也證不出來。她頹然放下功課，沉溺於深思中，她的思想又起了激烈的翻騰，內心充滿着矛盾。

勸了好幾次，玲還不能恢復常態，英對於玲的突變，也只好搖頭歎息。

x

x

x

明天開學了，上午媽沒去割膠，說是在家裏替英和玲收拾行李。當英和玲做好膠片回家時，媽煮了四顆甜雞蛋給她們吃，說吃了，在外面就能平平安安，生活得快樂樂。

臨行時媽從懷中掏出三十元，叮囑着將要上學的英和玲，玲發覺她左手上的戒指不見了，一時又勾起那晚的回憶。

爲了前途，爲了追求更高深的學問，她們只好忍着難挨的痛苦，含淚離開年邁的父母。

「轟轟……」火車把她們越帶越遠。離開家鄉已經有十多哩了，當火車停在一小站時，玲趁着不備時，急忙拉起自己的行李，從衣袋中抽出一封信，輕輕地放在臥望着窗外的英的膝上，輕悄悄地飛跑下車，等到英發覺玲不在身旁時，火車已經開動了，她拆開玲留下來的信，低聲地讀道：

英姐：

原諒我這樣匆匆地走了，不向你說聲再會！

一星期前的一個晚上，我無意中聽到父母說爲了我們的學費，要變賣我們唯一的三畝新芭，但還不能解決我們的用費。那時起我就不忍心再看到年邁的父母，爲了我們而受苦。所以那時起，我就決定不再唸下去了，經過幾日來的奔走，總算在克民的父親膠園內，找到一份小學教師的職業。如今，爸媽不用再爲了我們的學費而擔心，而你也不用再辛苦地工作了，你是超齡生，應該珍惜這寶貴的求學機會。我會照顧我自己的，你不用替我擔心。

祝福你

妹玲上

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薄薄的面箋，充滿着深厚的親情，英的眼眶蘊滿着熱淚！

人心

麗 瑋

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們行走在廣大的沙漠上。酷熱的太陽，罩住了我們的頭，使我們透不過氣來。口裏的唾液早就乾了，喉頭發癢。大家都高聲喊着：「水！水！」忽然，有人指着前面一點綠色的影子，於是，大家都拚命地跑呀跑！只是我却怎樣也跑不動，於是，我焦急地大聲招呼前面的人羣，而且，兩腳盡力地踢……

一陣劇疼，使我睜開了眼，才知道是南柯一夢；腳踢到床柱，還在發疼呢。看看滿身大汗的樣子，心裏也覺得好笑。

突然，我驚覺地仔細聽，不對！怎麼外面人聲鼎沸？我連忙踢開被，打開房門，衝向窗口，那裏已站滿了人。

眼前一片亮光，火神因為有風助威，簡直是虎上添翅，火舌迅速地向四面八方伸展，就像是殘暴的魔王，張開火紅的大嘴，伸出長長的舌頭，任性地，貪婪地把一切攙得咬咬作響。

蓦地，風向轉變了，夾帶着灰燼、烏煙，直對着我們撲來，使人睜不開眼睛。

「啊呀！不好了，我們也得走呀！」不知是誰，高聲嚷着。

於是，立刻引起一陣騷動，大家爭先恐後地跑回房裏，開始翻箱倒櫃，準備帶着值錢的東西跑。

這時，我的心裏亂得一團糟，手脚都在哆嗦，兩腳都沉重得幾乎提不起來。好不容易才奔回房裏，先將熟睡中的妹妹喚醒，她却只揉揉惺忪的眼睛，不肯起來，迫得硬把她拉起來。

「幹什麼？」媽露出惶恐的神色。

「不行了……恐怕……我們得趕快走呀！」我斷斷續續地說，牙關盡打顫。

「什麼？」……媽一聽說要走，便癱瘓在地上。

「媽！你怎麼了？」我一驚，連忙丟下手中的東西，趕過去攙住她。

可是，自己也驚慌異常，軟弱無力，攙不起她來。

這時，妹妹一聽說要走，連忙跑上床去，掣下洋娃娃，抱在懷中，然後緊拉着我的衣角。

可是，沒法把媽媽拉起來，總不能丟下媽走呀！

「阿爹，你帶着阿妹走吧，免得拖累你們，我這老骨頭，走不動也就算了。」媽一行眼淚，一把鼻涕的。

我鼻頭一酸，泪珠也像泉水般，簌簌地流下。

「不！不！媽，您老人家放心，我一定帶您走的，要不然，死也要死在一塊！」

我衝出房外，跑到阿銀姊那兒。我們在搬來的那一天，便認識她。她人挺和氣的，平時，她和我最談得來，我們一塊兒出街、看電影。她也很孝順我媽，還跟着我親親熱熱地叫媽呢，因此，我們結為金蘭姊妹。

這時，她擎着一大堆東西，正艱難地一步一步走出來。

「阿銀姊，媽走不動呢。」我攔住她，急急地說。

「好好好，你先去，我就來！」她一反平時和藹的臉色，厭煩地。

「那怎麼……」

她不理睬我再說下去，自顧走下樓去。

「哼！虛偽！」我覺悟了，只覺得以前的友誼是多麼可笑。

這時，王大媽也迎面匆匆走來。有一次，她的兒子病得很嚴重，沒錢看醫生，媽媽憐他，給他請了好幾次醫生。後來，兒子病好了，她當着許多人的面前給媽媽磕頭，說什麼兒子的命是媽給的，此生無法報恩，來世也要化作牛馬，服侍媽一輩子。現在，要她

幫忙，難道她還能拒絕嗎？於是，我迎上前去：

「大媽！媽走不動呢，你幫我……」

「哎喲！林家妹子，這時誰還能顧得了誰呀！」

我沒料到她竟會說出這樣自私的話，心裏氣急到極點，掉轉頭走開。

走到房門口，遇見林先生，手裏捧着一大堆書。我想：他身為教師，平時說了大堆互助的道理，這回總不會不肯幫忙吧。

「林先生！林先生！」當他走過我面前時，我便大聲喊他。

沒想到這時的他，却變成了個騷子，只顧自己匆匆地趕下樓去。

「媽！」我撲在媽的懷裏，盡情地哭着，「人家都把我们忘掉了！」

「唉，」媽也只有搖頭歎息。

一陣細碎的脚步聲，使我抬起頭來，一看是阿四嫂，不禁愕然。阿四嫂似乎是住在這裏所有的房客公敵。因為她的丈夫死了，生活拮据，於是，要是那家房客的東西不見了，或是被人用了些，就詆譭是她，或是她兒子所幹的。她却沉默寡言，對這些從不辯護，理屈，結果謠言愈來愈多，愈來愈不像話，直到甚至有人說他偷漢子。

她手裏中的東西，默默走到媽的房裏說：

「快走吧！」

於是，我們艱難地把媽扶起來，簡直是把媽抬了出去。

在熊熊的烈火照耀下，只見到處都是黑壓壓的人羣，一張張驚惶失色的臉孔，在眼前飄盪。大家在呼喊、哭號、奔跑……

我把媽和妹妹安頓下來後，一看還沒燒到我們的房子，便又奔回房裏，想帶點重要的東西出來。

我一跨進房門，不覺吃了一驚，原來是阿珠姊，在裏面鬼鬼祟祟的。阿珠姊是當舞女的，前個月，向我媽借了幾十塊錢沒還呢。

「喂！幹什麼？」我大聲叱喝。

「沒……沒……」哎喲，我給搞昏了，怎麼跑錯房間了。」說着，便一閃跑出去。我只有冷冷地笑了幾聲。

把門上了鎖後，我才跑出來，回到媽那兒去。

幾十條猛力的水柱，總算使兇狠的火神散下陣來。

於是，大家又開始你推我擠，搶先奔回房裏去。

當我們正在收拾零亂的東西，阿珠姊突然尖聲怪叫起來：

短篇小說集介紹

我愛上了他的衣裳.....華南洲著 叻幣1.30元

這本短篇小說集包括下列七篇小說：1. 我愛上了她的衣裳；2. 愛情，愛情；3. 他瘋了；4. 綠色的夢幻；5 分離；6. 飛；7. 二十五塊。這些小說題材現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新加坡華僑的生活；且文筆流暢，情節撲朔動人。

風.....李學文著 叻幣1.60元

本書是馬華青年文藝工作者李學文先生的處女作，它包括十二篇短篇小說：1. 風；2. 瑪麗；3. 離婚；4. 母親；5. 母與女；6. 親生錢；7. 長夜；8. 雨夕；9. 送別；10. 隔閡；11. 幸福；12. 朝陽。這十二篇小說所描寫的對象有知識分子、賭徒、家庭婦女、少女……等；題材多種多樣，富有現實意義。

長恨.....李學文著 叻幣1.60元

這是李學文先生繼「風」以後的第二個短篇小說集。它包括短篇小說八篇。這些小說大部分係以一些不幸的女人（乞婦、棄婦、粗妓、歌女、酒吧女郎等）為描寫對象。作者懷着深厚的同情心描繪出她們不幸的遭遇和她們善良的品質，情節動人，富有現實意義。

青春的活力.....懷芳著 叻幣1.10元

本書包括五篇以星、馬為背景的短篇小說，其中有反映新加坡自治前的社會情況的，有描寫新加坡自治後各族青年參加義務勞動的熱情的，也有反映失學、失業問題的……題材現實，主題健康，富於地方色彩。

星洲 維明公司 出版

「順呀！我的衣料少了幾件呢，是那個賊胚子趁火打劫！」
這句話立刻提醒了大家，於是，大家都忙着檢查自己的東西是否也遺失。
不久，大家都喊了起來，不是少了這個，就是少了那個。
這時，阿銀姊也邊走邊咕噥着：
「我的幾盒名貴的花粉也不見了呢。」
她走到我們房門口，便停下來，問我們說：
「媽，阿銀姊，你們都好吧？東西有不見嗎？」
「我們都很好。」我走過去，「碰！」的一聲，把房門用力地關上。



定價叻幣一元八角

合集

悲喜之间

马汉主编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11 月 02 日